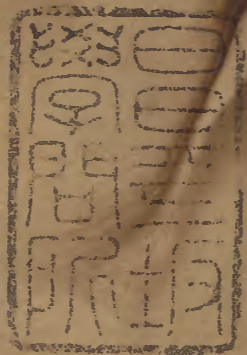


續資治通鑑

二百七之九



漢書門			
二	一	二	三
七	三	七	五
五	二	九	六
類	號	函	架
冊	架	函	架

內閣文庫			
二	一	二	三
八	三	七	五
五	二	九	六
函	冊	號	類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75	
冊數	64 ( 61 )		
函號	285	9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

淺草文庫

賜遣及第都督纂纂都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寧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驍都尉畢沅編集

元紀二十五 起昭陽作噩二月凡六年

順帝 諱托歡特穆爾明宗之長子母南富魯氏延祐七年四月丙寅生帝於北方大歷二年明

宗崩至順元年四月徙帝於高麗明年移於廣西之靜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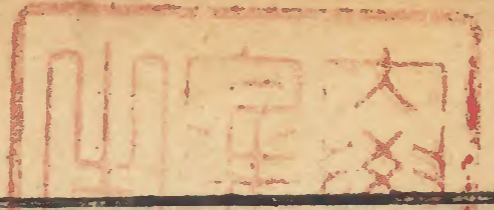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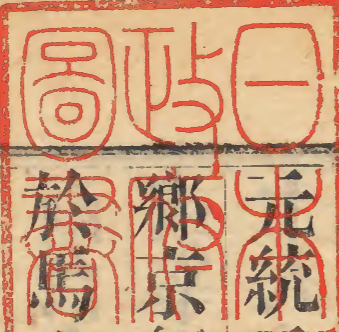
元統元年春二月托歡特穆爾 舊作妥懽帖木爾今改 北行至良

鄉京師具鹵簿迎之雅克特穆爾 舊作燕鐵木兒今改 竝馬而行

歡特穆爾一無酬答雅克特穆爾疑其意不可測且恐

迫理明宗暴崩之故心志日以替亂會太史亦言托歡

追理明宗暴崩之故心志日以替亂會太史亦言托歡



續資治通鑑 卷第二百七

特穆爾不可立立則天下亂以故議未決遷延者數月國事皆決於雅克特穆爾奏皇太后而行之雅克特穆爾自文宗復辟遂秉大權挾震主之威肆意無忌一宴或宰十三馬取泰定帝后爲夫人前後尚宗室之女四十人或交禮三日遽遣歸者後房充斥不能盡識一日宴趙世延家男女列坐名爲鴛鴦會見坐隅一婦色甚麗問曰此爲誰意欲與俱歸左右曰此太師家人也至是荒淫日甚體羸溺血而死太后乃與大臣定議立托歡特穆爾且曰萬歲之後其傳位於雅克特古斯若武宗仁宗故事諸王宗戚奉上璽綬勸進六月己巳托

是趙高所以愚胡  
亥而為其所蒙也  
宜矣

歡特穆爾即皇帝位于上都詔赦天下辛未命巴延爲太師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薩敦爲太傅左丞相時有阿魯輝特穆爾者明宗親臣也言於帝曰天下事重宜委宰相決之庶可責其成功若躬自聽斷則必負惡名帝信之由是深居宮中每事決於宰相而已無所專焉是月大霖雨京畿水平地丈餘涇水溢關中水災黃河大溢河南水災兩淮旱民大饑帝初受佛戒時見瑪哈喇佛前有物爲供因問學士實喇卜曰此何物曰羊心帝曰曾聞用人心肝者有諸曰聞之而未嘗目睹請問賴嘛賴嘛者帝師也帝遂命實喇卜問之答曰

有之凡人萌歹心害人者事覺則以其心肝作供耳曰  
 此羊曾害人乎帝師不能答 前翰林學士吳澄卒澄  
 答問夔夔使人渙若冰釋四方之士來學者不下千數  
 百人稱為草廬先生卒年八十五贈江西行省左丞追  
 封臨川郡公諡文正 秋七月霖雨 八月壬申鞏昌  
 徽州山崩 是月立奇徹氏為皇后 后雅克特穆爾之  
 女也 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謝病歸初御史中丞馬  
 祖常求集薦引其客龔伯璲集曰是子雖小有才然非  
 遠器恐不得令終祖常固請集固拒之祖常不悅寧宗  
 崩大臣將立帝用至大故事召諸老臣赴上都議政集

集為權臣草劫其  
 逆計如潘岳為實后  
 操筆名即掃地比之  
 吳澄其身更十倍

在召列祖常使人告之曰御史有言乃謝病歸臨川初  
 文宗黜帝居江南使集書詔播告中外時省臺臣皆文  
 宗素所信用御史亦不敢斥言其事意在諷集速去而  
 已致異庚申外史以馬祖常在文宗時亦同草詔者按  
 祖常為中丞非草詔之官且使果同草詔何以諷集  
 使去此伯璲後坐事見殺世乃服集知人 九月甲寅  
 中書省言官員遞陞窒礙選法請自省院臺官外其餘  
 不許遞陞從之 庚申詔太師右丞相巴延太傅左丞  
 相薩敦專理國家大事餘皆不得兼領三職 詔免儒  
 人役 秦州山崩 冬十月丙寅鳳州山崩 戊辰詔  
 改至順四年為元統元年 中書省臣言凡朝賀遇雨

請優服行禮從之。丁丑，依皇太后行年之數，釋放罪狀二十七人。戊子，封薩敦為榮王，騰吉斯襲父封為太平王。庚子，中書省臣請集議武宗、英宗、明宗三朝皇后升祔，衍聖公孔思晦卒，子克堅襲。十一月丙申，鞏昌成紀縣地裂，山崩，令有司賑被災人民。丁丑，起棕毛殿。辛亥，追諡濟雅爾舊作札牙篤，今改，皇帝為聖明元孝皇帝，廟號文宗。時寢廟未建，于英宗室次權結綵殿，以奉安神主。封巴延為秦王。江西湖廣江浙河南復立權茶運司。是日，秦州山崩地裂。乙卯，以雅克特穆爾平江所賜田五百頃復賜其子騰吉斯。詔

秦王右丞相巴延、榮王左丞相薩敦總百官總庶政。十二月乙丑，廣西徭寇湖南，陷道州，千戶郭震戰死，徭焚掠而去。壬申，遣省臺官分理天下囚罪，狀明者處決，冤者辨之，疑者讞之，淹滯者罪其有司。乙亥，為皇太后置徽政院，設官屬三百六十有六員。監察御史多爾濟巴勒上疏陳時政五事，其一曰：太史言明年三月癸卯望日食，既四月戊午朔日又食，皇上宜奮乾綱，修刑政，疎遠邪佞，專任忠良，庶可消弭災變，以為禎祥。二曰：親祀郊廟。三曰：博選勳舊之子，端謹正直者，前後輔導，使嬉戲之事不接於目，俚俗之言不及於耳，則聖

德日新矣。四曰樞機之臣，固宜尊寵，然必賞罰公，則民心服。五曰弭安盜賊，賑救饑民，多爾濟巴勒、穆呼哩七世孫也。是月，河南江北行省平章政事岳柱卒。岳柱，天資孝友，嗜經史，自天文醫藥之書，無不究極。度量宏廓，有欺之者，恬不爲意。或問之，則曰：彼自欺也。我何與焉？母郃氏亦嘗稱之曰：吾子，古人也。是歲，以刑部尚書達爾瑪爲遼陽行省參知政事。高麗國使朝京，道過遼陽，謁行省官，各奉布四匹，書一幅，用征東省印封之。達爾瑪詰其使曰：國家設印，以署公牘，防姦僞，何爲封私書？況汝出國時，我尚在京，未爲遼陽省官，今何故有

書遺我？汝君臣何欺詐如是耶？使辭屈，還其書與布。答里麻，高昌人也。國制，日進御膳用五羊，而帝自即位以來，日減一羊，以歲計之，省羊三百五十有奇。起前吏部尚書王克敬爲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克敬至，請罷富民承佃江淮田，松江大姓有歲漕米萬石獻京師者，其人旣死，子孫貧且行乞，有司仍歲徵，弗足則雜置松江田賦中，令民包納。克敬曰：匹夫妄獻米，徼名爵以榮一身，今身死家破，又已奪其爵，不可使一郡之人均受其害。國用寧乏此耶？具論免之。嶺海徭賊竊發，朝廷調兵戍之，在行省者往討之，會提調兵馬官缺，故事，漢人

不得與軍政眾莫知所爲克敬抗言行省任方面之寄假令萬一有重於此者亦將拘法坐視耶乃調兵往捕之軍行給糧有差事聞於朝卽令江西湖廣二省給糧亦如之視事五月請老年甫五十九謂人曰穴趾而峻墉必危再實之木必傷其根無功德而忝富貴何以異此故常懷止足之分也又曰世俗喜言勿認真此非名言臨事不認真豈盡忠之道乎故其歷官所至俱有政績可紀

元統二年春正月庚寅朔朝賀大明殿監察御史多爾濟巴勒上言百官踰越班次者當同失儀論以懲不敬先是教坊班位在百官後御史大夫薩迪傳旨俾入班多爾濟巴勒執不可薩勒曰御史不奉詔耶多爾濟巴勒曰事不可行大夫復奏可也是日雨血於汴梁著衣皆赤以御史大夫托勒岱爲中書平章政事阿爾哈雅爲河南行省左丞相丁酉享於太廟甲寅立行宣政院於杭州二月己未朔詔內外興舉學校癸亥廣西猺寇邊殺官吏廣海官已除而未上者罪之甲申太廟木陛壞遣官告祭是月灤河漆河溢永平諸縣水災三月己丑朔詔科舉取士國子監積分饒學錢糧儒人免役悉依累朝舊制學校官選有德行

此獨書達魯花赤何邪

學問之人以充。辛卯以陰陽家言罷造作四年。癸巳廣西徭賊復起殺同知元帥吉賴斯掠庫物遣右丞圖魯密實將兵討之。癸卯月食既。乙巳中書省言益都真定盜起請選省院官往督捕之仍募能擒獲者倍其賞獲三人者與一官從之。壬子廣西慶遠府徭寇全州詔平章政事特默齊統兵二萬人擊之。丁巳詔蒙古色目犯奸盜詐偽之罪者隸宗正府漢人南人犯者屬有司。湖廣旱自是月不雨至於八月。夏四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壬申命騰吉斯為總管高麗女直漢軍萬戶府達魯花赤與滿濟勒噶台舊作馬札台兒台今改並

期午有佛事忌月忌稱

為御史大夫。丁丑太白經天。己卯奉文宗神主祔於太廟躬行告祭之禮樂用宮懸禮三獻先是御史臺言郊廟國之大典王者必行親祀之禮所以盡尊尊親親之誠宜因升祔有事於太廟帝從之是日罷夏季時享。壬午帝命錄許衡孫從宗為章佩監異珍庫提點。癸未立鹽局於京師南北城官自賣鹽以革專利之弊。乙酉中書省言佛事布施費用太廣請除累朝期年忌日之外餘皆罷從之。是月帝如上都。攷異馮鷺庭曰元史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

七

順帝紀至順四年六月己巳帝即位于上都詔曰以至順四年六月初八日即皇帝位于上都云云元統二年夏四月車駕時巡上都然于中無帝還大都之文據寧宗即位于大明殿殿在大都寧宗在位止四十三日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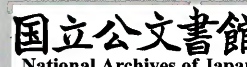
順帝自靜江至京雖遷延未即立然只在大都如元統元年十月之奉文宗御容于大承天護聖寺十一月之享太廟二年正月享太廟上文宗諡號告祭南郊四月文宗附于太廟及行親祀之禮皆是在大都事正疑順帝之即位在大都而不在上都其所云即位于上都者字或誤也此姑仍帝紀之舊而存其說于此

賢大學士陳顥扈從至龍虎臺帝命顥造膝前握其手曰卿累朝老臣受事多矣凡政事宜極言無隱顥頓首謝顥每集議其言無不剴切 河南旱自是月不雨至於八月 五月己丑宦者博囉特穆爾傳皇后旨取鹽十萬引入中政院 辛卯以騰吉斯代薩敦為中書左丞相薩敦仍商量中書省事 戊申詔文濟王曼濟鎮大名雲南王阿魯鎮雲南 是月贈故中書平章政事

王泰亨諡清憲舊令三品以上官立朝有大節及有大功勳於王室者得賜功臣號及諡時寢穴濫失實惟泰亨在中書時安南請佛書請以九經賜之使高麗不受禮遺為尚書貧不能自給故特賜是諡 贈漳州萬戶府知事闕文興英毅侯妻王氏貞烈夫人廟號雙節 六月戊午淮水漲山陽縣滿浦清江等處民畜房舍多漂溺 乙亥騰吉斯辭左丞相不拜復命薩敦為左丞相 辛巳詔蒙古色目人行父母喪 癸未復立繕工司造繪帛 乙酉追封雅克特穆爾為德王諡忠武 是月彰德雨白毛民謠云天雨線民起怨中原地事必

變 秋七月丁亥戒陰陽人毋得於貴戚之家妄言禍  
福 辛卯祭太祖太宗睿宗三朝御容罷秋季時享  
壬辰帝幸大安閣是日宴侍臣於奎章閣 壬寅詔蒙  
古色目人犯盜者免刺 是日至九月太白屢經天  
監察御史多爾濟巴勒條陳九事曰比日倖門漸啓刑  
罰漸差無功者覬覦希賞有罪者僥倖求免恐刑政漸  
弛紀綱漸紊勞臣何以示勸奸臣何以警懼二曰天下  
之財皆出於民民竭其力以佐公上而用猶不足則嗟  
怨之氣上干陰陽之和水旱災變所由生也宜顓命中  
書省官二員督責戶部議定減省罷不急之工役止無

名之賞賜三日禁中常作佛事權宜停止四曰官府日  
增選法愈敝宜省冗員五曰均公田六曰鑄錢幣七曰  
罷山東田賦總管府八曰蠲河南自實田糧九曰禁取  
姬妾於海外 八月辛未赦天下 京師地震鷄鳴山  
崩陷為池方百里人死者甚眾 癸未中書平章政事  
阿爾哈雅罷 是月南康路旱蝗賑之 九月辛卯帝  
至自上都 甲午猺賊陷賀州發河南江浙江西湖廣  
諸軍及八番義從軍命廣西宣慰使都元帥章巴延將  
以擊之 壬子賑吉安路水災 冬十月乙卯朔正內  
外官朝會儀班次一依品從 戊午享於太廟 辛酉



以侍御史許有壬爲參知政事知經筵事。丁卯立湖廣黎兵屯田萬戶府。己卯上皇太后尊號曰贊天開聖仁壽徽懿昭宣皇太后。赦天下免今年民租之半。內外官四品以下減一資。先是監察御史台布哈舊作太不花今改率同列上章言嬪母不宜加徽稱。太后怒欲殺言者。台布哈語眾曰。此事自我發之。甘受誅戮。決不敢累諸公也。已而太后怒解曰。風憲有臣如此。豈不能守祖宗之法乎。賜金幣二匹。以旌其直。然其言終不用也。卻獻天鷲。十一月戊子。中書省臣請發兩艘船下番爲皇后營利。是月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宋本卒。本

制行純白。不可干以私。而篤朋友之義。人有片善稱道不少。置尤以植立斯文自任。知貢舉。取進士滿百人額。爲讀卷官。增第一甲爲三人。父官南中貧。賣宅以去。居官清慎。饘粥至不給。本未弱冠。聚徒以養親。殆二十年。歷仕通顯。猶儉屋以居。十二月甲戌。詔整治學校。是歲始以珍格皇后配享武宗。時議三朝皇后升祔未決。巴延以問太常博士遂魯曾。曰。先朝旣以珍格皇后無子不爲立主。今所當立者。明宗母耶文宗母耶。對曰。珍格皇后在武宗朝。已膺寶冊。則明文二母皆爲妾。今以無子之故。不得立主。而以妾母爲正。是爲臣而廢先

君之后爲子而封先父之妾於禮不可。晉燕王慕容垂卽位，追廢其母后而立其生母爲后，以配享先皇。爲萬世笑，豈可復蹈其失乎？集賢學士陳顥素嫉魯曾，乃曰：唐太宗冊曹王明之母爲后，是亦二后也。奚爲不可？魯曾曰：堯之母爲帝，魯庶妃堯立爲帝，未聞冊以爲后而配。魯皇上帝爲大元天子，不法堯舜而法唐太宗耶？服其議而已。延亦是之，遂以珍格皇后配享武宗。擢魯曾爲監察御史，禁私創寺觀菴院，僧道入錢五十貫，給度牒，方聽出家。

至元元年春正月癸巳申，命廉訪司察郡縣勸農勤惰。

達大司農司以憑黜陟。二月甲寅，朔革冗官。乙卯，

帝將畋於柳林，御史臺臣諫曰：陛下春秋鼎盛，宜思文皇付託之重，致天下於隆平。況今赤縣之民供給繁勞，農務方興而馳驟冰雪之地，脫有銜槩之變，如宗廟社稷何？遂止。三月壬辰，河州路大雪十日，深八尺，牛羊駝馬凍死者十九。民大饑。庚子，御史臺言：高麗爲國首效臣節，而近年屢遣使往，選取媵妾，至使生女不舉，女長不嫁，宜賜止禁從之。中書省臣言：帝生母太后神主宜於太廟，安奉命集議其禮。己巳，以中書左丞王結參知政事，中官命僧尼於慈福殿作佛事，已而殿

災結言僧尼褻瀆當坐罪左丞相薩敦疾革家人請釋重囚禳之結極陳其不可先是有罪者北人則徒廣海南人則徒遼東去家萬里往往道死結請移鄉者止千里外改過聽還其鄉因著爲令職官坐罪者多從重科結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今貪墨雖多然士之廉恥不可以不養也聞者謂其得體封安南世子陳端午爲安南國王夏四月癸丑朔詔諸官非節制軍馬者不得佩金虎符己卯詔翰林國史院纂修累朝實錄及后妃功臣列傳庚辰禁犯御名五月戊子帝如上都遣使者詣曲阜孔子廟致祭壬辰命嚴謚法以絕

冒濫甲辰巴延請以右丞相讓騰吉斯詔不允命騰吉斯爲左丞相六月辛酉有司言甘肅撒里畏產金銀請遣官稅之癸酉禁服色不得僭上乙亥罷江淮財賦總管府所管杭州平江集慶三處提舉司以其事歸有司庚辰巴延奏左丞相騰吉斯及其弟塔喇海謀逆誅之初薩敦已死巴延獨秉政騰吉斯忿然曰天下吾家之天下巴延何人而位吾上遂與其叔父句容郡王達朗達賚潛蓄異心謀立諸王鴻和特穆爾舊作是火帖木兒今改帝數召達賚不至鄰王齊齊克圖舊作徹徹發其謀騰吉斯伏兵東郊率勇士突入宮闕巴延及鄂

勒哲特穆爾定珠奇爾濟蘇等捕獲之騰吉斯塔喇海  
竝伏誅而其黨北奔達賚所達賚即應以兵帝遣使諭  
之達賚殺使者而率其黨逆戰爲綽斯戩舊作拗思  
監今改等  
所敗遂奔鴻和特穆爾帝命追襲之執達賚等送上都  
鴻和特穆爾自殺先是巴延騰吉斯二家之奴怙勢  
爲民害多爾濟巴勒巡歷朔州悉捕其人寘於法及還  
騰吉斯怒曰御史不禮我已甚辱我家人我何面目見  
人耶答曰多爾濟巴勒知奉法而已它不知也騰吉斯  
從子瑪克錫爲奇徹親軍指揮使恣橫不法多爾濟巴  
勒劾奏之瑪克錫因集無賴子欲加害會騰吉斯被誅

乃罷是月大霖雨中書省員外郎陳思謙上言強  
盜但傷事主者皆得死罪而故殺從而加功之人與鬪  
而殺人者例杖一百七得不死與私宰牛馬之罪無異  
是視人與牛馬等也法有加重因姦殺夫所姦妻妾同  
罪律有明文今坐所犯似失推明遂令法曹議著爲定  
制初騰吉斯事敗被擒攀折殿檻不肯出塔喇海走  
匿皇后座下后匿蔽之以衣左右拽出斬之血濺后衣  
巴延使人并執后后呼帝曰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爲  
逆豈能相救乃遷后出宮秋七月壬午巴延鳩殺之於  
開平民舍壬寅專命巴延爲中書右丞相罷左丞相

不置。乙巳，罷雅克特穆爾騰吉斯舉用之人。戊申，  
誅達朗達賚。舊作荅林，今改。等於市。詔曰：曩晉文宗皇帝以  
雅克特穆爾嘗有勞伐，父子兄弟顯立朝廷，而輒造事  
釁出朕遠方，文皇尋悟其妄，有旨傳次於予。雅克特穆  
爾貪利，幼弱復立朕弟伊勒哲伯，不幸崩殂，今丞相巴  
延追奉遺詔，迎朕於南，既至大都，雅克特穆爾猶懷兩  
端，遷延數月，天隕厥躬。巴延等同時翊戴，乃正宸極，後  
薩敦達賚騰吉斯相襲用事，交通宗王鴻和特穆爾，圖  
危社稷。阿喇楚亦嘗與謀，賴巴延等以次掩捕，明正其  
罪。元兇構難，貽我大皇后震驚，朕用兢惕，永惟皇太后

後其所生之子，一以至公為心，親挈大寶，昇予兄弟，迹  
其定策兩朝，功德隆盛，近古罕比。雖嘗奉上尊號，揆之  
朕心，猶為未盡。已命大臣特議加禮。巴延為武宗捍禦  
北邊，翼戴文皇，茲又克清大憝，明飭國憲，爰賜達爾罕  
之號。至於子孫，世世永賴，可赦天下。八月己卯，議尊  
皇太后為太皇太后，許有壬曰：皇上於太后母子也，若  
加太皇太后，則為孫矣。且今制封贈祖父母，降父母一  
等，蓋推恩之法，近重而遠輕。今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  
是推而遠之，乃反輕矣，不從。是月，廣西徭反，命湖廣  
行省左丞鄂勒哲討之。九月庚辰朔，車駕駐扼胡嶺。

丙戌赦御史臺言國朝初用宦官不過數人今內府執事不下千餘請依舊制裁減冗濫廣仁愛之心省糜費之意從之丙午詔以烏撒烏蒙之地隸四川行省是月帝至自上都冬十月丁巳流鴻和特穆爾達朗達賚及騰吉斯子孫于邊地帝既除權奸思更治化翰林學士承旨知經筵事庫庫舊作夔今改日勸帝務學帝輒就之習授欲寵以師禮庫庫力辭不可凡四書五經所載治道爲帝紬繹而言必使辭達感動帝衷而後已若柳宗元梓人傳張商英七臣論尤常所誦說嘗于經筵力陳商英所言七臣之狀左右鎔愕帝暇日欲觀

古名畫庫庫即取郭忠恕比干圖以進因言商王受不聽忠臣之諫遂亾其國帝一日覽宋徽宗畫稱善庫庫進言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一事對曰獨不能爲君爾身辱國破皆由不能爲君所致人君貴能爲君它非所尚也或遇天變民災必憂見于色乘間則進告于帝曰天心仁愛人君故以變示儆譬如慈父于子愛則教之戒之子能起敬起孝則父怒必釋人君側身修行則天意必回帝察其真誠虛已以聽特賜濟遼燕服九襲及玉帶楮幣庫庫嘗言天下事在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備位經



筵當言人所不敢言于天子之前志願足矣故于時政得失有當匡救者未嘗緘默 癸亥流御史大夫鄂勒

哲特穆爾舊作完者帖木兒今改于廣海鄂勒哲特穆爾額森特

穆爾舊作也先帖木兒今改骨肉之親也監察御史以為言故斥

之 選省院臺宗正府通練刑獄之官分行各道與廉

訪審決天下囚 十一月庚辰敕以所在儒學貢士莊

田租給宿衛糧 詔罷科舉初徹爾特穆爾舊作徹里帖木兒今改

為江浙平章會科舉驛請考官供張甚盛心不能平

及復入中書首議罷科舉乃論學田租可給衛士衣糧

動當國者以發其機又欲損太廟四祭為一呂思誠等

劾之不報徹爾特穆爾持議益堅時罷科舉詔已書而

未用璽參政許有壬力爭之巴延怒曰汝風臺臣言徹

爾特穆爾耶有壬曰太師擢徹爾特穆爾在中書御史

三十人不畏太師而聽有壬豈有壬權重于太師耶巴

延意稍解有壬乃曰科舉若罷天下才人觖望巴延曰

舉子多以賊敗有壬曰科舉未行時臺中賊無算豈盡

出於舉子巴延曰舉子中可任用者惟參政耳有壬曰

若張起巖馬祖常輩皆可任大事即歐陽原功之文章

亦豈易及巴延曰科舉雖罷士之欲求美衣食者自能

向學豈有不至大官者耶有壬曰為士者初不事衣食

其事在治國平天下耳。巴延曰：科舉取人，實妨選法。有壬曰：今通事知印等天下凡三千三百餘名，今歲自四月至九月，白身補官受宣者亦且七十三人，而科舉一歲僅三十餘人，選法果相妨乎？巴延心然其言，而其議已定，不可中輟。乃溫言慰解之，翊日宣詔，特令有壬為班首，以折辱之。有壬懼禍，不敢辭。治書侍御史布哈舊作溥化，諄有壬曰：參政可謂過橋折橋者矣。有壬以為大恥，移疾不出。甲申，太白經天。乙酉，巴延請內外官悉循資銓注，今後無得保舉澀滯，選法從之。丙戌，太白經天。甲午，以雅克特穆爾騰吉斯達朗達賚所奪

高麗田宅，還其王喇特納實里。戊戌，召前知樞密院事福鼎實喇布哈薩爾迪格還京師。初二日，以帝未立，謀誅雅克特穆爾為所誣，貶故正之。太史屢言星文示儆，帝以世祖在位久，欲祖述之。辛丑，下詔改元，詔略曰：惟世祖皇帝在位長久，天人協和，諸福咸至。祖述之意，良切朕懷。今特改元，統三年為至元。元年，監察御史李好文言：年號襲舊於古未聞，襲其名而不蹈其實，未見其益也。因言時弊不如至元者十餘事，不報。好文錄囚河東，有李拜拜者，殺人而行兇之狀不明。凡十四年不決，好文曰：豈有不決之獄如是其久乎？立出之。王傅

薩都喇以足踢人而死眾皆曰殺人非刃當杖之好文曰怙勢殺人甚于用刃况因有所求而殺之其情為尤重乃寘之死河東為之震肅立常平倉趙世延自至順中移疾歸旋有詔徵還朝不能行仍除奎章閣大學士翰林學士承旨中書平章政事致異元史宰相表至元元年二年間不書世延復中書疑次年至都仍未上也今從本傳書之十二月戊午日色如赭

乙丑上太皇太后尊號曰贊天開聖徽懿宣昭貞文慈佑儲善衍慶福元太皇太后丙子安慶蘄黃地震丁丑西番賊起遣兵擊之戊寅蒙古國子監成閏月丁亥日赤如赭凡二日中書平章政事徹爾特

穆爾嘗指斥武宗于是臺臣復劾之而巴延亦惡其忤已壬寅流之于安南人皆快之尋卒是歲賜天下田租之半詔凡有妻室之僧還俗為民既而復聽為僧山東盜起陳馬騾及新李白晝殺掠山東廉訪使達爾瑪以為吏貪汙所致先劾去之而後上擒賊方畧朝廷嘉納之即遣兵擒獲齊魯以安至元二年春正月乙丑宿松縣地震山裂是月置都水庸田使司於平江前中書左丞王結卒追封太原郡公謚文忠結立言制行皆法古人故相張瑄曰王結非聖賢之書不讀非仁義之言不談識者以為名言

二月甲申太白經天 戊子詔以世祖所賜王積翁田八十頃還其子都中初積翁齋詔諭日本死于王事嘗受賜後收入官故復賜之 己丑立穆陵關巡檢司  
 丁酉追尊帝生母瑪勒岱舊作邁來為貞裕徽聖皇后  
 三月丁巳以累朝珠衣七寶項牌賜巴延 庚申日赤如赭壬戌復如之 乙丑以薩敦上都居第賜太保定珠仍敕有司籍薩敦家財 甲戌復四川鹽茶之禁  
 夏四月丁丑朔日赤如赭 丁亥禁服麒麟鸞鳳白兔靈芝雙角五爪龍八龍九龍萬壽福壽赭黃等服  
 戊戌帝如上都 五月丙午朔黃河復於故道 乙卯

南陽鄧州大霖雨自是日至六月甲申湍河白河大溢水為災 壬申秦州山崩 六月丁丑禁諸王駙馬從衛服濟遜衣繫絛環 辛卯以汴梁大名諸路圖卜臺舊作脫別地土賜巴延 禮部侍郎呼勒岱請復科舉臺今改取士之制不聽 庚子涇水溢 秋七月庚申禁隔越中書口傳敕旨昌支錢糧 庚午敕賜上都孔子廟碑載累朝尊崇之意 是月黃州蝗督民捕之日有五斗  
 八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詔雲南廣海八番及甘肅四川邊遠官死而不能歸葬者有司給糧食舟車護送還鄉無親屬者官為瘞之 庚子詔強盜罪皆死盜牛

馬者劓盜驢騾者黥額再犯劓盜羊豕者墨項再犯黥  
 三犯劓劓後再犯者死盜諸物者照其數估價省院臺  
 五府官三年一次審決著為令 九月戊辰帝至自上  
 都 冬十月己亥詔每日右丞相巴延太保定珠中書  
 平章政事昂吉爾舊作阿吉 刺今改聚議于內廷平章政事塔  
 斯哈雅右丞相衮巴布勒舊作鞏 班今改參知政事納琳舊作 納琳  
今改許有壬等聚議于中書 十一月壬子武宗英宗明  
 宗三朝皇后升祔入廟命官致祭 丁巳遣河南行省  
 平章政事勒格布哈於西番為僧 是月中書平章政  
 事趙世延卒年七十七追封魯國公謚文忠世延歷官

省臺五十餘年凡軍國利病生民休戚知無不言而於

儒者名教尤拳拳焉攷異世延之卒徐氏後 編誤係於元年今從傳 十二月

江州諸縣饑總管王大中貸富人粟以賑貧民免富人

雜徭以為息約年豐還之民不病饑 陝西行臺監察

御史札實舊作瞻 思今改上封事十條曰法祖宗攬權綱敦宗

室禮勳舊俗名器開言路復科舉罷數軍一刑章寬禁

綱時巴延等變亂成憲帝方虛已以聽札實所言皆一

時羣臣所不敢言者侍御史趙承慶見之歎曰御史言

及此天下福也戚里有執政陝西行省者恣為不道札

實發其罪而按之棄職夜遁有詔勿逮問然猶杖其私

實發其罪而按之棄職夜遁有詔勿逮問然猶杖其私

人 是歲江浙旱自春至於八月不雨民大饑

至元三年春正月癸卯廣州增城縣民朱光卿反其黨石昆山鍾大明率眾從之僞稱大金國改元赤符命指揮紐薩爾江西行省左丞錫諦討之 辛亥升耐伊勒哲伯皇帝于太廟謚曰沖聖嗣孝廟號寧宗 豫王喇特納實里買池州銅陵產錕地一所請用私財煅煉輸納官課從之 戊午帝獵于柳林凡三十五日監察御史綽迪宋詔明進諫帝嘉納之賜金幣綽迪等固辭帝曰咎魏徵進諫唐太宗未嘗不賞汝其受之 二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棒胡反于汝寧信陽州棒胡本陳州

人名閏兒好使棒棒長六七尺進邊技擊如神故稱棒胡至是以燒香惑眾妄造妖言作亂破歸德府鹿邑焚陳州屯營於杏岡命河南行省左丞慶圖以兵討之 丙子立船戶提舉司十處提領二十處定船戶科差船一千料之上者歲納鈔六錠以下遞減 甲申定服色器皿輿馬之制 己丑汝寧獻所獲棒胡彌勒佛小旗僞宣敕并紫金印量天尺時大臣有忌漢官者取所獻班地上問曰此欲何為耶意漢官諱言反將以罪中之 侍御史許有壬曰此曹建年號稱李老君太子部署士卒以敵官軍反狀甚明尚何言其語遂塞 辛卯發鈔

四十萬錠賑江浙等處饑民四十萬戶開所在山場河  
 泊之禁聽民樵采 廣西徭賊復反命湖廣行省平章  
 諾海江西行省平章圖爾密實哈雅總兵捕之 庚子  
 中書參知政事納琳等請立采珠提舉司先是嘗立提  
 舉司泰定間以其煩擾罷去至是復立之且以蠶戶四  
 萬賜巴延 三月戊午立鴻吉哩氏為皇后因雨輟賀  
 后武宗宣慈惠聖皇后之姪毓德王博囉特穆爾之女  
 也 夏四月癸酉禁漢人南人高麗人不得執持軍器  
 有馬者拘入官 已卯帝如上都 辛卯合州大足縣  
 民韓法師反自稱南朝趙王 已亥惠州歸善縣民聶

秀卿譚景山等造軍器拜戴甲為定光佛與朱光卿相  
 結為亂命江西行省左丞錫迪捕之 是月詔省院臺  
 部宣慰司廉訪司及部府幕官之長並用蒙古色目人  
 禁漢人南人不得習學蒙古色目文字 五月辛丑民  
 間訛言朝廷拘刷童男童女一時嫁娶殆盡 庚申詔  
 汝寧棒胡廣東朱光卿聶秀卿等皆係漢人漢人有官  
 于省臺院及翰林集賢者可講求誅捕之法以聞 甲  
 寅西番賊起殺鎮西王子丹巴舊作黨兀班今改立行宣政院  
 以額森特穆爾為院使往討之 壬戌命四川行省參  
 改舉理等捕反賊韓法師 丁卯彗見于東北大如天

船星色白約長尺餘彗指西南至八月庚午始滅凡六  
 十三日自昴至房凡歷十五宿 六月戊寅贈丞相安  
 圖推忠佐運開國元勳東平忠憲王於所封城內建立  
 嗣廟官為致祭 辛巳大霖雨自是日至癸巳不止御  
 河黃河沁河渾河水皆溢没人畜廬舍甚眾 戊子加  
 封尹子庚桑子徐甲列子莊子各為真君 壬辰彰德  
 府大水平地深一丈 秋七月癸卯帝出獵丙午幸實  
 爾鄂爾多丁未幸龍岡洒馬乳以祭 庚戌河南武陟  
 縣禾將熟有蝗自東來縣尹張寬仰天祝曰寧殺縣尹  
 毋傷百姓俄有魚鷹羣飛啄食之 庚申詔除人命重

恐祠

事之外凡盜賊諸罪不須候五府官審錄有司依例決  
 之 是月紐薩爾錫諦擒朱亮卿尋追擒石昆山鍾大  
 明 衛輝府自六月淫雨至是月平地水深二丈餘漂  
 沒人民房舍民皆栖於樹木郡守僧嘉努以舟載飯食  
 之移老弱居城頭日給糧餉月餘水方退 八月辛巳  
 京畿盜起壬午京師地大震太廟梁柱裂各室牆壁皆  
 壞壓損儀物文宗神主及御牀盡碎西湖寺神御殿壁  
 仆壓損祭器自是累震至丁亥方止所損人民甚眾  
 癸未河南地震 弛高麗執持軍器之禁 是月帝至  
 自上都 九月己酉立皮貨所于寧夏設提領使副主



之立四川湖廣江浙行樞密院冬十月癸酉日赤如赭乙亥命江浙行省丞相綽斯戩提調海運國用所倚海運爲重綽斯戩措置有方所漕米三百餘萬石悉達京師無耗折者是月金華處士許謙卒當時學者稱何基王柏金履祥及謙爲金華四子十一月丙午立屯田於雄州是月太白屢經天十二月以滿濟勒噶臺爲太保分樞密院鎮北邊滿濟勒噶臺巴延弟也時議進爵爲王辭曰兄封秦王弟不宜竝受王爵故有是命是歲巴延請殺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帝不從詔賜孝子靳昺碑昺絳州曲沃人兄榮爲奎章

閣承制學士奉母王氏官於朝母歿昺與榮護喪還家至平定大雷雨流水驟至昺伏柩上榮呼之避水昺不忍舍去遂爲水所漂沒後得王氏柩于三里外得昺尸於五里外故特賜碑以旌之札實除僉浙西廉訪司事至即按問都轉運鹽使海道都萬戶行宣政院等官贓罪由是郡縣無敢爲貪墨者又以諸僧寺私茆猾民有所謂道人道民行童者類皆瀆倫常隱徭役使民力日耗契勘嘉興一路爲數已二千七百建議請勒歸本族俾供皇賦庶少寬民力朝廷是之即著爲令詔知嶺北行樞密院事柰曼台襲國王授以金印繼又以安

邊陲隣之功賜珠絡半臂并海東名鷹西域文豹國制以此為極恩云

至元四年春正月丙申以地震赦天下 詔內外廉能

官父母年七十無侍丁者附近銓注以優就養 宣政

院使布垺齊以年七十致仕授大司徒給全俸終身

是月詔修曲阜孔子廟 二月丁卯罷河南等五省行

樞密院 庚午帝畋于柳林 乙酉奉聖州地震 三

月辛酉命中書平章政事昂吉爾監修至正條格 夏

四月辛未京師天雨紅沙晝晦 癸酉以御史中丞托

克托舊作脫脫今改為御史大夫托克托滿濟勒噶台之子也

早為文宗所器曰此子可大用至是掌風憲大振綱紀

中外肅然 己卯帝如上都 河南執棒胡至京師誅

之 癸巳帝薄暮至八里塘雨雹大如拳其狀有小兒

環玦獅象龜卵之形 五月命佛嘉律舊作佛家問今改為考

功郎中喬林為考功員外郎魏宗道為考功主事考校

天下郡縣官屬功過 六月辛巳袁州民周子旺反僭

稱周王改年號尋擒獲伏誅 己丑邵武路大雨水入

城郭平地二丈漂民居殆盡 是月信州路靈山裂

漳州路南勝縣民李志甫聚眾圍漳州城守將綽斯戩

與戰失利賊轉掠龍溪縣民蕭景茂結鄉兵拒之戰敗

被執賊脅使從己景茂罵曰狗盜我生爲大元民死作  
隔州鬼豈從汝爲逆耶隔州其居里所也賊怒縛景茂  
于樹斃其肉使自啖景茂益憤罵賊以刀抉其口至耳  
傍景茂罵不絕聲而死有司上其事朝廷命褒表之仍  
給錢以葬時賊勢益盛詔江浙平章拜布哈發閩浙江  
西廣東四省兵討之不克龍巖尉黃佐才與賊戰妻子  
四十餘口皆被害事聞授佐才龍巖縣尹 秋七月壬  
寅詔以巴延有功立生祠于涿州汴梁 己酉奉聖州  
地大震損壞人民廬舍 丙辰鞏昌府山崩壓死人民  
八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己巳申取高麗女子及閩

人之禁 辛未宣德府地大震丙子京師地震日二三  
次至乙酉乃止 癸未改宣德府爲順寧府奉聖州爲  
保安州以其地數震故也 是月帝至上都 閏月  
戊戌日赤如赭己亥壬寅復如之 九月癸酉奔星如  
杯大色白起自右旂之下西南行没于近濁 冬十月  
辛卯享於太廟 十一月丁卯立紹熙府軍民宣撫都  
總使司紹熙府本領六州二十縣一百五十二鎮國初  
以其地荒而廢之至是居民二十餘萬故立府治之命  
御史大夫托克托兼都總使治書侍御史吉當普爲副  
都總使初帝發上都至鷄鳴山之渾河將畋于保安州

馬蹶托克托諫曰古者帝王端居九重之上日與大臣  
宿儒講求治道至于飛鷹走狗非其事也帝納其言  
壬午四川斃毛洞蠻反遣使賑被寇人民 十二月戊  
戌立邦牙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府并總管府先是世祖  
既定緬地以其處雲南極邊就立其酋長爲帥令三年  
一人貢至是來貢故立官府 是月太白屢經天 是  
歲集賢大學士陳顥致仕命會全俸于家 前樞密副  
使馬祖常卒追封魏郡公謚文貞祖常立朝旣久多所  
建明嘗議今國族及諸部旣誦聖賢之書當知尊諸母  
以厚彝倫又議將家子弟驕脆有孤任使而庶民有挽  
強蹶張老死草野者當建武學武舉儲材以備非常時  
雖弗用識者韙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

賜進士第都書纂修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寧處地方事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軍都尉畢沅編集

元紀二十六

起屠維單閼正月盡旃蒙作噩十二月凡七年

順帝

至元五年春正月癸亥禁濫予僧人名齋二月庚寅

信州雨土庚子魏廣海添辦鹽課萬五千引止辦元

額集賢大學士致仕陳顥卒顥出入禁闈數十年樂

談人善薦牘累數百有訐之者顥曰吾寧以謬舉受罰

蔽賢誠所不忍士大夫因其薦拔以至通顯有終身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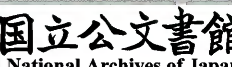
知所自者追封薊國公謚文忠夏四月癸巳立巴延

南口過街塔二碑 乙未加封孝女曹娥為慧感靈孝  
昭順純懿夫人 己酉申漢人南人高麗人不得執軍  
器弓矢之禁 是月帝如上都 鎮江丹陽縣雨紅霧  
草木葉及行人衣裳皆濡成紅色 六月庚戌長汀大  
水沒民廬八百家賑恤之 秋七月戊寅詔諸王位下  
官毋入常選 甲申常州宜興山水出勢高二丈壞民  
廬 八月丁亥帝至自上都 九月丁巳賑瀋陽饑  
自七月至是月太白屢經天 冬十月辛卯享於太廟  
壬辰禁倡優盛服許男子裹青巾婦女服紫衣不許  
戴笠乘馬 甲午命巴延為大丞相加元德上輔功臣

之號賜七寶玉書龍虎金符 十一月戊辰河南行省

掾杞縣范孟端攷異元史帝紀作范孟後編謀不軌詐

為詔使入行省殺平章政事伊祿特穆爾廉訪使鄂勒  
哲布哈等召官屬及去位者署而用之執大都路儒學  
提舉歸暘俾北守黃河口暘力拒不從賊怒繫之獄既  
而官軍捕孟端誅之凡汙賊者皆得罪惟暘獨免暘同  
里有吳炳者嘗以翰林待制徵不起賊召司卯酉歷炳  
懼不敢辭時人為之語曰歸暘出角吳炳無光暘之名  
用是大著尋由國子博士拜監察御史入謝臺臣奏曰  
此河南抗賊不屈者帝曰好事卿嘗數為之賜以上尊



癸酉瑞州路新昌路雨木冰至明年二月始解 十

二月巴延構陷鄰王齊齊克圖舊作徹徹請賜之死帝

未允輒傳旨殺之又奏貶宣讓王特穆爾布哈舊作帖

木兒不花今威順王庫春布哈舊作寬徹不俟命即遣之帝為

之不平

至元六年春二月己亥黜中書大丞相巴延為河南行

省左丞相詔曰朕踐位以來命巴延為太師秦王大丞

相而巴延不能安分專權自恣欺朕年幼輕視太皇太

后及朕弟雅克特古斯變亂祖宗成憲虐害天下加以

極刑允合輿論朕念先朝之故尚存憫恤今出為河南

行省左丞相所有元領諸衛親軍并集賽丹人等詔書

到時即許轍還本衛初巴延既誅騰吉斯獨秉國鈞漸

有異謀帝患之巴延素養其姪托克托為己子欲令宿

衛偵帝起居懼涉物議乃以知樞密院旺嘉努舊作汪

改翰林學士承旨實喇卜舊作沙刺同侍禁近巴延自

領諸衛精兵以楊珠布哈舊作燕者為羽翼導從之盛

填溢街衢而帝之儀衛反落落然天下之人知有巴延

而已托克托深憂之私請于其父滿濟勒噶台曰伯父

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吾族赤矣曷若于未敗圖之

其父亦以為然托克托復質于其師浦江吳直方直方

曰傳有之大義滅親大夫果欲忠于國餘復何顧一日乘間于帝前自陳忘家徇國之意帝猶未之信時帝前後左右皆巴延之黨獨沙克嘉本舊作世傑班今改阿魯爲帝腹心乃遣二人與托克托游日以忠義之言相與往復論辨乃悉其心靡他二人以聞于帝帝始信之不疑及巴延擅貶二王帝決意逐之一日泣語托克托托克托亦泣下歸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大事議論之際左右爲誰曰阿魯及托克托穆爾直方曰子之伯父挾震主之威此輩苟利富貴其語一泄則主危身戮矣托克托乃延二人于家置酒張樂晝夜不令出遂與沙克嘉本等

謀欲俟巴延入朝擒之戒衛士嚴宮門出入螭坳皆置兵巴延見之大驚召托克托責之對曰天子所居防禁不得不爾然遂疑托克托亦增兵自衛至是巴延以所領兵衛請帝出畋托克托勸帝稱疾不往巴延固請乃命太子雅克特古斯與巴延出次柳林托克托遂與阿魯等合謀悉拘京城門鑰命所親信列布城門下是夜奉帝居王德殿召省院大臣先後入見出五門聽命夜二鼓遣集賽伊徹察喇舊作月可察兒今改率三十騎抵營中奉太子入城又召楊瑀范滙入草詔數巴延罪狀命平章政事珠爾噶岱舊作只兒瓦反今改齋赴柳林黎明巴延遣騎士



至城下問故托克托踞城上宣言有旨黜丞相一人諸從官無罪可各還本衛巴延乞陛辭不許道出真定父老奉觴酒以進巴延曰爾曹見子殺父事乎對曰不曾見子殺父惟聞有臣弑君巴延俯首有慙色以太保滿濟勒噶台爲太師中書右丞相太尉塔斯哈雅爲太傅知樞密院事特默齊爲太保御史大夫托克托爲知樞密院事旺嘉努爲中書平章政事嶺北行省平章政事額森特穆爾舊作也先帖木兒今改爲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托克托之弟也壬寅詔除托克托之外諸王侯不得懸帶弓箭環刀輒入內府乙巳罷各處船戶提舉廣

東采珠提舉二司丁未罷通州河西務等處抽分巴西彗星如房星大色白狀如粉絮尾迹約長五寸餘彗指西南漸向西北行三月甲寅漳州義士陳君用襲殺反賊李志甫授君用同知漳州路總管府事丙辰赦漳潮二州民爲李志甫劉虎仔脅從之罪褒贈軍將死事者辛未詔徙巴延于南恩州陽春縣安置行至龍輿路驛舍病死庚辰彗滅自二月己酉至是日凡三十二日夏四月丙午詔封滿濟勒噶台爲忠王賜號達爾罕固辭不受御史請示天下以勸廉讓從之五月癸丑禁民間藏軍器甲子慶元奉化州山崩

水湧出平地溺死人甚眾。丙子，帝如上都。六月丙申，詔廢文宗廟主，遷太皇太后鴻吉哩氏於東安州，安置放雅克特古斯於高麗。詔曰：自武宗升遐，太后惑于儉慝，皇考出封雲南，英宗遇害，皇考以武宗之嫡，逃居沙漠。宗王大臣同心翊戴，以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務，繼知天理人倫，所任假讓位之名，以寶璽來上。皇考推誠不疑，即立為皇太子。文宗當躬逐之際，乃與其臣伊嚙布哈舊作月魯不花，今改。額勒雅舊作也里牙，今改。埒棟阿等謀為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御宸極。又私圖傳子，乃構流言，嫁禍于必巴實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遂俾出

居遐陬，內懷愧歎，則殺額勒雅以杜口。上天不佑，隨降殞罰。叔嬭布達實哩怙其勢燄，不立明宗之冢嗣而立孺稚之弟伊埒哲伯舊作懿璘質班，今改。奄復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扶朕踐位，賴天之靈，權奸屏黜，盡孝正名，不得復緩。永惟鞠育罔極之恩，忍忘不共戴天之意。既往之罪，不可勝誅，其命太常，徹去圖卜，特穆爾在廟之主，布達實哩削太皇太后之號，徙東安州安置。雅克特古斯放諸高麗。當時賊臣布哈額勒雅已死，其以明埒棟阿等明正典刑。致異庚申外史云：太后每言帝不用心治天下，而乃專作嬉戲，至元五年己卯，臺官奏曰：太皇太后非陛下母也，乃陛下嬭母也。前嘗推陛下母墮燒羊爐中以死，父母之讐，不共戴天，乃貶太后。

東安州安置太子雅克特古斯瀋陽安置尋皆遇害尚書省因希旨謂文宗在日素謂陛下非明宗子帝大怒徹去文宗廟主案順帝以明宗子入繼大統則太后爲嫡母何待於臺臣之奏而始知之其以六年爲五年皆傳聞之失實也今不取

監察御史崔敬言文皇獲不軌之愆已撤廟祀叔母有階禍之罪亦削鴻名盡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雅克特古斯太子年方在幼懼此播遷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方明皇上賓皇弟尚在襁褓未有知識義當矜憫蓋武宗視明文二帝皆親子也陛下與太子皆嫡孫也以武皇之心爲心則皆子孫固無親疏以陛下之心爲心未免有彼此之論臣請以世喻之常人

有百金之產尚置義田宗族困厄者爲之教養不使失所況皇上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子育黎元當使一夫一婦無不得其所今乃以同氣之人置之度外適足貽笑邊邦取辱外國況蠻夷之心不可測度倘生它變關係非輕興言及此良爲寒心望陛下遣歸太后太子以全母子之情盡骨肉之義天意回人心悅則宗社幸甚書奏不報未幾太后崩於東安州雅克特古斯於中道遇害

己亥秦州成紀縣山崩地折庚戌處州松陽龍泉二縣積雨水漲入城中湮丈餘溺死者五百餘人遂昌縣尤甚平地二丈餘桃源鄉山崩壓死者三百六十餘

秋七月甲寅詔封微子爲仁靖公箕子爲仁獻公

比干加封爲仁顯忠烈公。戊午以星文示異地道失  
寧蝗旱相仍頒罪已詔於天下。戊寅命翰林學士承  
旨腆哈奎章閣學士庫庫等刪修大元通制。是月禁  
色目人勿妻其叔母。八月帝至自上都。九月辛亥  
明埒棟阿伏誅。癸丑加封漢張飛武義忠顯英烈靈  
惠助順王。丙寅詔今後有罪者毋籍其妻女以配人。  
冬十月甲申尊皇考爲順天立道睿文知武大聖孝  
皇帝親禱太室。壬辰立曹南王阿喇罕淮安王巴延  
河南王阿珠祠堂。壬寅滿濟勒噶台辭右丞相職仍  
爲太師以托克托爲中書右丞相宗正達魯噶齊特穆  
爾布哈爲左丞相滿濟勒噶台使人于通州開酒館糟  
房日賣至萬石又廣販長蘆淮南鹽托克托不以爲然  
屬參政佛家律。舊作佛家  
間今改曰吾父喜君君所言無不聽  
盍諫吾父使解職不然人將議我家逐其兄而攘其位  
眾口甚可畏也佛嘉律如其言乘間諷之滿濟勒噶台  
遂辭職家居而托克托代其位。是月河南府宜陽等  
縣大水漂沒民廬溺死者眾人給殯葬鈔一錠仍賑義  
倉糧兩月。十一月辛未以孔克堅襲封衍聖公。十  
二月詔復行科舉國子監積分生員三年一次依科舉  
入會試中者取一十八人初中書參知政事阿榮精於

數學逆推多奇中。天歷三年策士之日，與虞集會於直廬。語集曰：夏一科後，科舉當輟輟兩科而復。復則人材彬彬大出矣。已而果然。戊子，罷天歷以後增置官屬。初，文宗設太禧宗禋等院及奎章閣、藝文監。至是大臣議悉革罷。翰林學士承旨庫庫曰：民有千金之產，尚設家塾以延館客。堂堂天朝，一學房乃不能容耶？帝然之。改奎章閣為宣文閣，藝文監為崇文監。就命庫庫董治。餘悉罷之。庫庫又請置檢討等職十六員，以備進講。帝皆俞允。虞集既謝病歸，帝嘗遣使賜上尊酒、金織文錦二，召還禁林。集病作，不能行。屢有敕，即家撰文以褒錫勳舊。至是，侍臣有以舊詔為言者，帝不懌曰：此我家事，豈由彼書生耶？致異元史虞集傳以順帝此我家事之言繫于元統二年按其時尚未追

理文宗舊詔也蓋元史連書之失于限斷今酌附於至元六年又庚申外史謂順帝撤去文宗廟主并逮當時草詔者瞿宗吉歸田詩話云集已謝病在家以皮繩拴腰馬尾縫眼夾兩馬間逮捕至大都則以文宗親改詔稿呈上帝覽之曰此朕家事外人豈知托克托亦為之言得釋然兩自由是悉明宗吉所述近委巷之言殆惡集者為之也使文宗當日果有親改詔書是為御筆改定其稿當藏之禁中豈得為集所藏畱為它日地步耶今仍從元史
 是歲立奇氏為第二皇后。后高麗人，徽政院使圖們岱爾進為宮女，主供茗飲。以事帝，性穎黠，日見寵幸。奇徹皇后方驕妬，數箠辱之。奇徹后既遇害，帝欲立之，丞相巴延爭不可。巴延死，實喇卜遂請立為第二皇

后居興聖宮置資正院使以掌其財賦后無事則取女  
孝經史書訪問歷代皇后之有賢行者爲法四方貢獻  
或有珍味輒先遣使薦太廟然後敢食奇氏在高麗家  
微用后貴三世皆追封王爵

至正元年春正月己酉朔詔改至元七年爲至正元年  
與天下更始癸亥詔天壽節禁屠宰六日是月命  
右丞相托克托領經筵事免天下稅糧五分命永  
明寺寫金字經一藏二月印造至元鈔九十九萬錠  
中統鈔一萬錠三月己未汴梁地震夏四月丁丑  
道州土賊蔣丙等反破江華縣掠明遠縣戊寅彰德

有赤風自西北起忽變爲黑晝晦如夜庚寅帝幸護  
聖寺命中書右丞特穆爾達實爲平章政事阿魯爲  
右丞許有壬爲左丞特穆爾達實國王托克托之子也  
巴延罷相庶務多所更張特穆爾達實盡心輔贊每人  
番直帝爲出宿宣文閣賜坐榻前詢以政道必夜分乃  
罷己亥立吏部司績官庚子復封太師滿濟勒噶  
台爲忠王罷朔州河西務行用庫是月帝如上都  
五月戊申以崇文監屬翰林國史院閏月甲午賞  
賜扈從明宗諸王官屬八百七人金銀幣帛各有差  
壬寅詔刻宣文至正二寶六月戊午禁高麗及諸處

民以親子為宦者因避賦役。是月揚州路崇明通泰等州海潮湧溢溺死一千六百餘人賑鈔萬一千八百餘錠。時帝在上都不御內殿監察御史崔敬上疏曰世祖以上都為清暑之地車駕行幸歲以為常閣有大安殿有鴻禧睿思所以保養聖躬適起居之宜存敬畏之心也實勒鄂爾多斯舊作失刺幹耳朶思今改乃先皇所以備晏游非常時臨御之所今國家多故天道變夏願大駕還大內居淡宮嚴宿衛與宰臣謀治道萬幾之暇則命經筵進講究古今盛衰之由緝熙聖學乃宗社之福也帝又數以歷代珍寶分賜近侍敬復上疏曰臣聞世皇時

大臣有功所賜不過鞶帶重幣天物為後世慮至遠也今山東大饑燕南亢旱海潮為災天文示儆地道失寧京畿南北蝗飛蔽天正當聖主恤民之時近侍之臣不知慮此奏稟承請殆無虛日甚至以府庫百年所積之寶物徧賜僕御闔寺之流乳稚童孩之子帑藏幾空萬一國有大事人有大功又將何以為賜乎宜追回所賜以示恩不可濫庶允公論。秋八月帝至自上都。九月壬寅許有壬進講明仁殿帝悅賜酒宣文閣中仍賜豹裘金織文幣。冬十月戊午月會既。十一月猺賊寇邊湖廣行省平章袞巴布勒總兵討平之。十二月

乙卯詔民年八十以上蒙古人賜繒帛二表裏其餘州縣旌以高年耆德之名免其家雜役 道州路民何仁

甫等兵起土賊蔣丙等與之合攻破江華等州縣溪峒

至三百餘處選官捕之 是月復立司禋監加封真定

路滹沱河神為昭佑靈源侯 太常博士遂魯曾復拜

監察御史劾太尉達實哈雅昂吉爾右丞衮巴布勒刑

部尚書鄂都瑪勒御史吉當普院使哈剌鄂哲勒伊嚕

布哈郎中呂思誠皆黜之八人之中惟思誠少過亦變

祖宗選法餘皆巴延之黨朝廷肅然除樞密院都士上

言前巴延專殺大臣其黨利其妻女巧誣以罪今大小

官及諸人有罪止坐其身不得籍其妻女 郟王為巴延

構陷妻女流離當恤其無辜給復子孫從之除刑部員

學殺不得人易為此  
明季貴羣閹疾  
七種類禍可畏  
為鑑况世孫子孫  
不爛教訓其豎者乎  
為媒進之具規者遊  
要之地加之師長其  
不知義何可不至



元人如商庫許有  
主揭是項有款有  
守非度集元好問等  
所及

置牓引金口渾河之水東達通州以通舟楫深五十尺  
廣一百五十尺役夫十萬人時廷臣多言不可而托克  
托排羣議不納左丞許有壬言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足  
以爲害淤淺易塞不可行舟況西山水勢高峻金時在  
城北流入郊野縱有衝決爲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  
若霖潦漲溢加以水性湍決宗社所在豈容僥倖即成  
功一時亦不能保其永無衝決之患托克托終不聽  
是月大同饑人相食運京師糧賑之 二月壬寅頒農  
桑輯要 乙卯李沙的僞造御寶聖旨稱樞密院都事  
伏誅 三月戊寅親試進士七十八人賜拜珠陳祖仁

等及第出身 夏四月辛丑冀寧路平晉縣地震聲如  
雷裂地尺餘民居皆傾 是月帝如上都 金口河工  
畢啓牓放水湍急沙壅船不可行而開挑之際毀民廬  
舍墳塋夫丁死傷甚眾費用不貲卒以無功既而御史  
糾劾建言者中書參議博囉特穆爾都水傅佐竝伏誅  
五月甲申太白經天 丁亥東平雨雹如馬首 六  
月戊申命江浙撥賜僧道田運官徵糧以備軍儲 壬  
子濟南山崩水湧 是月汾水大溢 秋七月庚午惠  
州路羅浮山崩 己亥慶遠路莫八聚眾反攻陷南丹  
左右兩江等處命托克托赤顏討平之 立司獄司于

上都比大都兵馬司。是月佛郎國貢異馬，長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純黑，後蹄皆白。八月庚子朔，日有食之。九月己巳，詔遣湖廣行省平章政事衮卜布勒領河南江浙湖廣諸軍討道州賊，平之。復平溪峒，堡塞二百餘處。辛未，帝至自上都。丁丑，京城強賊四起。是月歸德府睢陽縣因黃河爲患，民饑賑糶米萬三千五百石。冬十月己亥朔，日有食之。壬戌，詔遣官致祭孔子於曲阜。罷織染提舉司。甲子，權免兩浙額鹽十萬引，福建餘鹽三萬引。十二月己酉，京師地震。癸亥，阿魯圖們等以謀害宰臣圖爲叛逆，伏誅。是歲以御史大夫博爾濟布哈爲江浙行省左丞相，行至淮東，聞杭城大火，燒官廨，民廬幾盡，仰天揮涕，曰：「杭江浙省所治，吾被命出鎮，而火如此，是吾不德累杭人也。」疾馳赴鎮，即下令錄被災者二萬三千餘戶，給鈔一錠，焚死者亦如之，人給月米一斗，幼稚給其半。又請日減酒課爲錢千二百五十緡，織坊減元額之半。軍器漆器權停一年，泛稅皆停。事聞，朝廷從之。又大作省治，民居附其旁，增直買其基，募民就役，則厚其傭直。又請歲減江浙福建鹽課十三萬引，或遇淫雨亢旱，輒禱于神祠，無不應。在鎮二年，雖兒童婦女莫不感其恩。

以戶部郎中蓋苗爲御史臺都事御史大夫欲以故人居言路苗曰非其才也大夫不悅而起其晚邀至私第以謝人兩賢之尋出爲山東廉訪副使益都淄萊地舊稱產金朝廷建一府六所綜其事民歲買金以輸官至是六十年矣民有忤其官長意輒謂所居地有金礦掘地及泉而後止猾吏爲奸利莫敢誰何苗建言罷之其害遂息監察御史成遵扈從至上都上封事言天子宜慎起居節嗜慾以保養聖躬聖躬安則社稷安矣言甚迫切帝改容稱善又言臺察四事一曰差遣臺臣越職問事二曰左遷御史杜塞言路三曰御史不思盡言循敘求進四曰體覆廉訪聲蹟不實賢否混淆帝皆嘉納諭臺臣曰遵所言甚善皆世祖風紀舊規也特賜上尊旌其忠遵又言江浙火災當賑恤及劾達嚕噶齊不法十事皆從之復上封事言時務一曰法祖宗二曰節財用三曰抑奔競四曰明激勸奏入帝稱善久之命中書速議以行一歲之中言事并舉劾凡七十餘章皆指訐時弊執政者惡之改刑部員外郎尋出爲陝西行省員外郎以母病辭歸遵穰縣人也至正三年春正月丙子中書左丞許有壬罷先是有壬父熙載仕長沙日設義學訓諸生旣沒而諸生思之爲

立東岡書院朝廷賜額設官以爲育才之地南臺監察御史穆巴喇錫綠睚眦之怨言書院不當立并搆浮辭誣讖有壬及其二弟有儀有孚有壬遂稱病歸二月丁未遼陽沃濟舊作吾野今改野人叛是月汴梁新鄭密二縣地震秦州成紀縣鞏昌府寧遠伏羌縣山崩水涌溺死者無筭三月壬申造鹿頂殿監察御史成遵等請用終場下第舉人充學正山長國學生會試不中者與終場舉人同戊寅詔作新風憲在內之官有不法者監察御史劾之在外之官有不法者行臺監察御史劾之歲以八月終出巡次年四月中還司是月詔修

遼金宋三史初世祖立國史院首命王鶚修遼金二史宋亾又命史臣通修三史延祐末國史院編修官袁桷請購求遼金宋遺事從之然義例未定有欲如晉書例以宋爲本紀而遼金爲載記者或又謂遼立國先於宋五十年宋南渡後嘗稱臣於金以爲不可又有待制王理者著三史正統論欲以遼金爲北史建隆至靖康爲宋史建炎以後爲南宋史一時士論不決至是詔釐爲三史而各統其所統以中書右丞相托克托爲都總裁官平章政事特穆爾達實右丞賀惟一御史中丞張起巖翰林學士歐陽元侍御史呂思誠翰林侍講學士揭

學者心術不正愈學愈甚事不者自無一丁之為愈然世韓之者甚少聖路蕪塞皆自此輩致之豈獨史事哉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  
侯斯為總裁官惟一勝之子也托克托問修史以何為本侯斯曰用人為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術為本也又與僚屬言欲求作史之法須求作史之意古人作史雖小善必錄小惡必記不然何以示懲勸由是毅然以筆削自任凡政事得失人才賢否一律以是非之公至於物論之不齊必反覆辨論以求歸於至當而後止起巖熟於金源典故宋儒道學原委尤多究心有露才自是者每立言未當起巖據理竄定渙厚醇雅理致自足元發凡舉例俾論撰者有所據

依史官中有悻悻露才議論不公者元不以口舌爭俟其呈稿援筆竄定之統系自正其於論贊表奏皆元屬筆 夏四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是月帝如上都 六月壬子命經筵官月進講者三 是月中書戶部以國用不足請撙節浮費 回回刺里五百餘人渡河寇掠解吉隰等州 秋七月戊辰修大都城 是月興國路旱河南自四月至是月霖雨不止 八月山東有賊焚掠兗州 帝至自上都 九月甲子湖廣行省平章袞巴布勒擒道州賀州徭賊首唐大二蔣仁五至京師誅之其黨蔣丙自號順天王攻破連桂二州 冬十月戊

劉問所對甚善  
後者為之子也  
注疏家說即推去氏  
子雖齊聖不先食  
之論

戊帝將祀南郊告祭太廟至寧宗室遣阿嚙問同知太常禮儀院事李好文曰朕寧宗兄也當拜否好文與博士劉問對曰寧宗雖弟其為帝時陛下為之臣春秋時魯閔公弟也僖公兄也閔公先為君宗廟之祭未聞僖公不拜為人後者為之子也陛下當拜帝乃拜由是每親祀必命好文攝禮儀使 巳酉帝親祀上帝於南郊以太祖配 巳未以南郊禮成大赦天下蠲民間田租五分賜高年帛 十二月丙申詔寫金字藏經 丁未以翰林學士承旨博爾濟布哈為中書左丞相特穆爾布哈罷 是月膠州及屬縣高密地震 是歲詔立常

平倉罷民間倉鹽 徵遺逸托音巴延張瑾杜本本辭不至本清江人在武宗時嘗被召至京師即歸武夷山中文宗聞其名徵之不起至是右丞相托克托薦之召為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使者致君相意趣之行至杭州稱病固辭而致書於托克托曰以萬事合為一理以萬民合為一心以千載合為一日以四海合為一家則可言制禮作樂而躋五帝三王之盛矣遂不行時有金華張樞亦屢徵不起既又徵隱士鄂勒哲圖舊作完者圖今改濟爾噶朗舊作執禮哈郎今改董立李孝光詔以鄂勒哲圖濟爾噶朗為翰林待制立修撰孝光著作郎或疑其太

優右丞相特穆爾達實曰。隱士無求於朝廷。朝廷有求於隱士。名爵豈足吝惜耶。識者誦之。衛輝冀寧忻州大饑。人相食。監察御史李稷劾奏宦官高龍卜恃賴恩私。侵撓朝政。擅作威福。交通時相。爲國基禍。請竄逐之。章上。流龍卜於征東。又言御史封事。須至御前開拆。以防壅蔽之患。言事官須優加擢用。以開諫諍之路。殿中侍御史給事中起居注。須任端人直士。書百司奏請及上所可否。月達省臺。付史館。以備纂修之實。承天護聖寺火。詔夏作之。稷言水旱相仍。公私俱乏。不宜妄興大役。議遂寢。稷。滕州人。監察御史烏古遜。良楨。以帝

方攬萬幾。不可不求賢自輔。乃上疏言。祈天永命之符。在乎敬身修德而已。今經筵多領以職事。臣數日一進講。不踰數刻。已罷而誓。御小臣恒侍左右。何益於盛德哉。請招延宿儒。若許衡者數人。寘於禁密。常以唐虞三代之道。啓沃宸衷。日新其德。又以國俗。父死則妻其後母。兄弟死則收其妻。父母死無憂制。遂上言。綱常皆出於天而不可變。議法之吏。乃云。國人不拘此例。諸國人各從本俗。是漢人南人當守綱常。國人諸國人不必守綱常也。名曰優之。實則陷之。外若尊之。內實侮之。推其本心。所以待國人者。不若漢人南人之厚也。請下禮官

有司及右科進士在朝者會議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從  
禮制以成列聖未遑之典明萬世不易之道奏入皆不  
報

至正四年春正月辛巳詔定守令黜陟之法六事備者  
陞一等四事備者減一資三事備者平遷六事俱不備  
者降一等

庚寅河決曹州雇夫萬五千八百修築之  
是月河又決汴梁三月壬寅特授巴圖瑪多爾濟  
征東行省左丞相嗣高麗國王王本名昕高麗國王王  
楨之長子也楨在國淫暴無道帝以檻車徵至流之於  
揭陽無一人從行者楨手持衣袂以去至岳陽而死帝

乃命昕嗣其位夏四月帝如上都五月甲辰中書  
右丞相托克托罷以知樞密院事阿魯圖爲右丞相托  
克托固辭相位帝問誰可代者以阿魯圖對遂擢用之  
封托克托爲鄭王倉邑安豐賜金印及海青文豹等物  
俱辭不受阿魯圖旣爲相議除一人爲刑部尚書或難  
之曰此人柔輒于刑部非所宜阿魯圖曰選僧子邪若  
選僧子須用強壯人尚書詳讞刑獄不枉人壞法卽是  
好官何用強壯者爲其爲治知大體如此是月大霖  
雨二十餘日黃河暴溢北決白茅隄六月己巳賜托  
克托松江田爲立松江等處稻田提領所是月黃河



又北決金隄曹濮濟充皆被災民老弱昏墊壯者流離四方水勢北侵安山沿入會通運河延袤濟南河間將壞兩漕司鹽場省臣以聞朝廷患之遣使體量仍督大臣訪求治河方畧秋七月戊子朔温州颶風大作海水溢地震益都瀕海鹽徒郭火你赤作亂是月灤河水溢八月丁卯山東霖雨民饑相食賑之丙戌賜托克托金銀鈔帛辭不受是月莒州蒙陰縣地震郭火你赤上太行由陵川入壺關至廣平殺兵馬指揮復還益都帝至自上都九月丁亥朔日有食之丙午命中書平章政事賀惟一提調都水監冬十月乙酉議脩黃河淮水隄堰十一月丁亥朔令民入粟補官以備賑濟有匿姦罪而輸粟得七品雜流者爲怨家所告有司議輸粟例無有過不與之文中書右侍郎中成遵以爲賣官鬻爵已非令典况又賣於姦淫之人其何以爲治必奪其敕還其粟著爲令從之又有議賊吏器不許歸葬須竟其獄者遵曰惡人固可怒然與人倫孰重國家以孝治天下寧失罪人不可使天下有無親之子議遂寢十二月戊寅徭賊寇靖州是月漢陽東平皆地震是歲遼史成仍督早成金宋二史總裁官翰林侍讀學士揭傒斯留宿史館朝夕不敢休

因得寒疾七日卒先是侯斯數求去不許命丞相托克托及執政大臣面諭毋行侯斯曰使揭侯斯有一得之獻諸公用其言而天下蒙其利雖死于此何恨不然何益之有托克托因問方今致治何先侯斯曰儲材爲先養之于名位未隆之時而用之於周密庶務之後則無失材廢事之患矣一日集議朝堂侯斯抗言當兼行新舊銅錢以救鈔法之弊執政言不可侯斯持之益力托克托雖稱不阿而竟莫行其言也至是卒給驛護柩歸江南追封豫章郡公謚文安 猺賊寇潯州同知府事保董率民兵擊走之

至正五年春正月薊州地震 三月辛卯帝親試進士七十有八人賜巴布哈張士堅等及第出身 是春東平路及徐州路大饑人相食 以陳思謙參議中書省事先是思謙建言所在盜起蓋由歲饑民貧宜大發倉廩賑之以收人心仍分布重兵鎮撫中夏不聽 夏四月募富戶出米五十石以上者旌以義士之號 帝如上都 五月己丑詔以軍士所掠雲南子女千一百人放還鄉里仍給其行糧不願歸者聽 辛卯翰林學士承旨庫庫卒年五十一謚文忠庫庫在帝左右論思獻納多所匡救以重望居高位而雅愛儒士甚于饑渴以

元太子傲書當時  
此字生之下親書御名  
習書謹呈其慎若  
世人不加輔道守之  
義春成儲儲歸情  
之性以三致家公國而  
後不倍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  
三  
故四方士大夫翕然萃于其門達官有怙勢者言曰儒  
有何好君酷愛之庫庫曰世祖以儒足以致治命裕宗  
學於贊善王恂今祕書所藏裕宗做書當時御筆于學  
生之下親署御名習書謹呈其敬慎若此世祖嘗暮召  
我先人坐寢榻下陳說四書及古史治亂至丙夜不寐  
世祖喜曰朕所以令卿從許平仲學正欲卿以嘉言入  
告朕耳卿益加懋敬以副朕志今汝言不愛儒寧不念  
聖祖神宗篤好之意乎且儒者之道從之則君仁臣忠  
父慈子孝人倫咸得國家咸治違之則人倫咸失國家  
咸亂汝欲亂而家吾弗能禦汝慎勿以斯言亂吾國也

儒者或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然腹中貯儲有過人  
者何可易視也既而出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明年復  
以翰林學士承旨召還時中書平章政事闕員近臣欲  
有所薦用以言覘帝意帝曰平章已有人今行半途矣  
近臣知帝意在庫庫不復薦人至京七日感熱疾卒家  
貧幾無以為斂帝聞震悼賜賻銀五錠其所負官中營  
運錢臺臣奏以罰布為之代償六月廬州張順興出  
米賑饑旌其門秋七月丁亥河決濟陰漂官民廬舍  
殆盡丙午命額森特穆爾特穆爾達實竝為御史大  
夫詔作新風紀八月帝至自上都九月壬午朔日

有食之。辛丑，以中書右丞達實特穆爾爲翰林學士，承旨，中書參知政事。綽斯戩爲右丞，資政院使多爾濟巴勒爲中書參知政事。旋命多爾濟巴勒同知經筵事，提調宣文閣。時纂集至正條格，多爾濟巴勒曰：「是書上有祖宗制誥，安得獨稱今日年號？」又律中條格，乃其一門耳。安可獨以爲書名？時相不能從，唯除制誥而已。冬十月壬子，以中書平章政事賀惟一爲御史大夫。初，惟一遷宣徽院使，宣徽典飲膳，權勢多橫，索惟一取簿閱之，惟太常禮儀使阿喇布哈一無所需，惟一因言于帝，請擢居近職，且厚賜之。故事，臺端非國姓，不以授，惟

一固辭，詔特賜蒙古氏，而改其名曰泰費音。

舊作太平，今改。

辛酉，命諸臣奉宣撫巡行天下，集賢侍講學士蘇天爵巡京畿道，究民所疾苦，察吏之姦貪，其興除者七百八十有三事。其糾劾者九百四十有九人。都人有包韓之譽，然以忤時相意，竟坐不稱職罷歸。辛未，遼金宋三史成，右丞相阿魯圖進之，鼓吹導從，自史館進至宣文閣，帝具禮服接之。因謂羣臣曰：「史旣成，書前人善者，取以爲法，惡者，取以爲戒，非獨爲君者當然，人臣亦宜知之。」是日大宴羣臣于宣文閣。托克托進曰：「給事中殿中侍御史所紀錄，陛下卽位以來事迹，亦宜漸加修撰，收

法能之主欲人不知  
隱私故忌史官權  
宋好秘密大歡事  
封藏金滕耳矣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

入金滕帝曰待朕它日歸天令吾兒修之可也仍以御  
圖書封藏金滕自今以後不許有所入托克托遂不復  
言時給事殿中之職皆純袴子弟爲之備員而已全無  
所書史事遂廢 己卯監察御史布達實里請罷造作  
不急之務 十一月甲午至正條格成 奉元路民陳  
望叔僞稱雅克特古斯太子伏誅 十二月丁巳詔定  
薦舉守令法 是歲以河決遣禮部尚書台哈布哈奉  
珪玉白馬致祭於河神台哈布哈還言淮安以東河入  
海處宜倣宋置撩清夫用輓江龍鐵埽撼蕩沙泥隨潮  
入海朝廷從其言會用夫屯田其中廢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

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

賜進士第部尚書兼都察院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廣等處地方軍務兼提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

元紀二十七 起柔兆掩茂二月盡上章攝提格十二月凡五年

順帝

至正六年春二月庚戌朔日有會之 辛未興國雨雹大者如馬首 是月山東地震七日乃止 司天監奏天狗星墜地血食人間五千日始於楚徧及齊趙終於吳其光不及兩廣後天下之亂皆如所言 三月辛未盜扼李開務之牖河劫商旅船兩淮運使宋文瓚言世皇開會通河千有餘里歲運米至京者五百萬石今騎

野人本屬夷蠻是  
表邪

賊不過四十人劫船三百艘而莫能捕恐運道阻塞請  
選能臣率壯勇千騎捕之不聽 戊申京畿盜起范陽  
縣請增設縣尉 山東盜起詔中書參知政事索諾木  
巴勒至東平鎮遏 是月高苑縣地震壞民居 夏四  
月壬子遼陽為捕海東青煩擾沃濟野人及碩達勒達  
舊倫水達皆叛萬戶邁珠等討之遇害詔恤其家 癸  
丑頒至正條格於天下 甲寅以中書參知政事呂思  
誠為左丞 乙卯享於太廟 丁卯帝如上都中書平  
章政事特穆爾達實畱守舊法細民糴於官倉出印券  
月給之者其直三百文謂之紅帖米賦籌而給之盡三

月止者其直五百文謂之散籌米貧民買其籌帖以為  
利特穆爾達實請別發米二十萬石遣官坐市肆使人  
持五十文即得米一斗姦弊遂絕 以中書左丞呂思  
誠知經筵事命左右二司六部吏屬於午後講習經史  
五月壬午廣西象州盜起 江西田賦提舉司擾民  
罷之 丁亥盜竊太廟神主 遣和爾呼達討沃濟野  
人 辛卯絳州雨雹大者二尺餘 丁酉以黃河決立  
河南山東都水監 六月己酉汀州連城縣民羅天麟  
陳積萬叛陷長汀縣福建元帥府經歷真實萬戶廉和  
尚等討之 丁巳詔以雲南賊死可伐盜據一方侵奪

路甸命伊圖琿為雲南行省平章政事討之旋降詔招諭是月羅浮山崩水湧溺死百餘人秋七月己卯享於太廟癸巳詔選集賽官為路府縣達嚕噶齊丙申以參知政事多爾濟巴勒為中書左丞時有善音樂得幸者帝命為崇文監丞多爾濟巴勒他擬一人以進帝怒曰選法盡由中書耶多爾濟巴勒頓首曰用幸臣居清選恐後世以此議陛下今選他人臣實有罪省臣無與焉帝悅擢為右丞甲辰京畿奉使宣撫鼎鼎舊倫定奏御史薩巴爾等罪杖黜之時諸道奉使皆與定今改臺憲互相掩蔽惟鼎鼎與湖廣道巴實糾舉無避是

月鄜州雨白毛加馬鬃八月丙午命江浙行省右丞呼圖克布哈舊倫忽都江西行省右丞圖嚕統軍合討羅天麟是月帝至自上都益都臨淄縣雨雹大如杯孟野無青草赤地如赭九月乙酉克復長汀戊子邵武地震有聲如鼓至夜復鳴冬十月思靖搖寇武岡詔湖廣省臣及湖南宣慰元帥鄂勒哲特穆爾討之俘斬數百級搖賊敗走閏月乙亥詔赦天下免差稅三分水旱之地全免靖州搖賊吳天保陷黔陽癸未汀州賊徒羅德用殺羅天麟陳積萬以首級送官餘黨悉平十二月丁丑省臣改擬明宗母壽章皇后



徽號曰莊獻嗣聖皇后。辛卯有司以賞賚汎濫奏請恩賜必先經省臺院定擬。壬寅山東河南盜起遣左右阿蘇衛指揮布爾國等討之。是歲尚書李洄以河菑請躬祀郊廟近正人遠邪佞以崇陽抑陰不報。以侍御史蓋苗爲中書參知政事時大臣以兩京馳道狹隘請毀民田廬廣之已遣使督有司治之矣苗議曰馳道創自至元初何今日獨爲隘乎力辨乃罷時議以宿衛士悉出爲郡長官俾以養貧苗議曰郡長所以牧民豈養貧之地哉果有不能自存賜之錢可也若任郡寄必擇賢才而後可議遂寢又欲以鈔萬貫與角觝者苗曰諸處告饑不蒙賑恤力戲何功獲此重賞乎又簽四川廉訪司事家人違例收職田奉使宣撫直坐其主宰相命奉使即行遣苗請付法司詳議勿使憲司以爲口實於是宰相顧謂僚佐曰所以引蓋君至樞機者欲其相助也乃每事相抗何耶今後有公務毋白參政苗歎曰猥以非材待罪執政中書之事皆當與聞今宰相言若此不去何俟將引去適詔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宰相怒苗終不解比至卽除甘肅行省左丞時苗已致仕歸田里宰相復奏旨趣赴任苗昇疾就道至鎮卽上言西土諸王爲國藩屏賜賚雖有常制而有司牽於文法

遂使恩澤不以時乃有匱乏之憂大非隆親厚本之意  
又言甘肅每歲中糧姦弊百端請以糧鈔兼給則軍民  
兼利矣從之遷陝西行臺中丞到官數日即上疏乞骸  
骨歸逾年而卒追封魏國公諡文獻苗學術淳正性孝  
友喜施與置義田以贍宗族平居恂恂謙謹及至遇事  
敢言雖經挫折無少回撓有古遺直之風焉

至正七年春正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大寒而風朝官仆  
者數人 王子以中書左丞相博爾濟布哈舊倫別兒怯不花今  
改為右丞相先是博爾濟布哈與右丞相阿魯圖謀擠  
害托克托阿魯圖曰我等豈能久居相位當亦有退休

之日人將謂我何博爾濟布哈屢以為言終不從博爾  
濟布哈遂諷御史劾奏阿魯圖不宜居相位阿魯圖即  
避出城其姻黨皆為之不平請曰丞相所行皆善而御  
史言者無理丞相何不見上自陳上必辨焉阿魯圖曰  
我開國四傑博爾濟舊倫博爾術今改之世裔豈丞相為難得  
耶但命我不敢辭今御史劾我我安即去御史乃世祖  
所設我若與御史抗即與世祖抗矣爾等無復言阿魯  
圖遂罷去致異阿魯之罷本紀不書宰相表亦有闕文今從傳博爾濟布哈尋亦  
辭職而罷 二月己卯山東地震壞城郭棣州有聲如  
雷河南山東盜蔓延濟寧滕邳徐州等處 丙戌以宦

者拜特穆爾舊作伯帖木兒今改為司徒。是月，猺賊吳天保寇

沅州。三月甲辰，中書省言：臣世祖之朝，省臺院奏事

給事中專掌之，以授國史纂修。近年廢弛，恐萬世之後

一代成功，無從稽考，請復舊制，從之。乙巳，遣使銓選

雲南官員。庚戌，試國子監會食弟子員，選補路府及

各衛學正。戊午，詔編六條政類。庚申，監察御使王

士點劾集賢大學士吳直方躡進官階，奪其宣命。乙

丑，雲南王鄂囉來獻死可伐之捷。夏四月己卯，享於

太廟。辛巳，以通政院使多勒奇爾為遼陽行省參知

政事，討沃濟野人。庚寅，復以博爾濟布哈為中書右

丞相，以平章政事特穆爾達實為左丞相。特穆爾達實

天性忠亮，學術正大。帝嘗問為治何先，對曰：法祖宗。又

問王文統奇才也，恨不得如斯人者用之，對曰：世祖有

堯舜之資，文統不告以王道而乃尚霸術，要近利，世祖

之罪人也。使今有文統，正當遠之，又何足取乎。臨清

廣平灤河等處盜起，遣兵捕之。通州盜起，監察御史

言：通州密邇京城，而賊盜蜂起，宜增兵討之，以杜其源。

不報。是月，河東大旱，民多饑死，遣使賑之。帝如上

都。五月庚戌，猺賊吳天保陷武岡路，詔遣湖廣行省

右丞實保舊作沙班今改統軍討之。實保堅不欲往，左右司郎

中余闕曰右丞受天子命為方岳重臣不思執弓矢討賊乃欲自逸邪右丞當往實保曰郎中語固是如芻餉不足何闕曰右丞第往此不難致也闕遂下令趣之三日皆集實保乃行乙丑右丞相博爾濟布哈以調燮失安災異迭見罷詔以太保就第是月臨淄地震七日乃止河東地坼泉湧崩城陷屋傷人民六月詔免太師滿濟勒噶台官安置西寧州時博爾濟布哈以宿憾譖滿濟勒噶台故有是詔其子托克托力請與父俱行時相欲傾之因有告變者復移于西域薩克蘇舊倫撒思改今之地御史大夫額琳沁巴勒舊倫亦憐真班今改曰托克托父

子無大過柰何迫之于險乃召還甘肅復以御史大夫泰費音舊倫太平今改為中書平章政事彰德路大饑民相食秋七月猺賊吳天保復寇沅州陷澱浦辰溪縣所在焚掠無遺八月壬午杭州上海浦中午潮退而復至九月癸卯八憐內哈喇諾海圖嚙和伯賊起斷嶺北驛道戊申帝至自上都甲寅詔舉才能學業之人以備侍衛丁巳中書左丞相特穆爾達實薨特穆爾達實之為相也修飭綱紀立內外通調之法朝官外補許得陞辭親受帝訓責以成效郡邑賢能吏次第甄拔入補朝闕分海漕米四十萬石置沿河諸倉以備

凶荒先是僧人與齊民均受役於官其法中變至是奏復其舊孔子後襲封衍聖公階止四品奏升爲三品歲一再詣國學進諸生而獎勵之中書故事用老臣豫議大政久廢不設特穆爾達實奏復其規起腆合張元朴等四人爲議事平章曾未半年補偏採弊之政以次興舉從幸上都還入政事堂甫一日感暴疾而卒年四十六贈太師追封冀寧王諡文忠 辛酉以御史大夫多爾濟爲中書左丞相 甲子集慶路盜起鎮南王博囉布哈討平之 丁卯猺賊吳天保復陷武岡延及寶慶殺湖廣行省右丞實保於軍中 冬十月庚辰詔建穆

呼哩巴延祠堂於東平 丙戌額琳沁濟達勒反遣兵討之 辛卯開東華射圃 戊戌西蕃盜起凡二百餘所陷哈刺火州劫供御蒲萄酒殺使臣 是月猺賊吳天保復寇沅州州兵擊走之 十一月辛丑監察御史庫庫以宦者隴普憑藉寵幸驟陞榮祿大夫追封三代田宅逾制上疏劾之 甲辰沿江盜起剽掠無忌有司莫能禁兩淮運使宋文瓚上言江陰通秦江海之門戶而鎮江眞州次之國初設萬戶府以鎮其地今戍將非人致賊艦往來無常集慶花山劫賊才三十六人官軍萬數不能進討反爲所敗後竟手假鹽徒雖能成功豈

官軍萬不能賊三  
十交不無請康建炎  
宋兵初迎金兵群于  
坦席之勢

十六萬二千餘頃之田  
供奉一寺拋捨多  
極矣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  
不貽笑宐亟選智勇任兵柄以圖後功不然東南五省  
租稅之地恐非國家有矣不報 撥山東十六萬二千  
餘頃地屬大承天護聖寺 乙巳中書戶部言各處水  
旱田禾不收湖廣雲南盜賊蜂起兵費不給而各位集  
賽冗倉甚多請加分揀帝牽於眾請令三年後減之  
庚戌徭賊吳天保復陷武岡命湖廣行省平章政事紐  
勒領兵討之 以河決命工部尚書密勒瑪哈謨行視  
金隄 甲寅徭賊吳天保陷靖州命威順王庫春布哈  
鎮南王博囉布哈及湖廣江西二省以兵討之 戊午  
命河南山東都府發兵討湖廣洞蠻 丁卯海北湖南

徭賊竊發兩月餘有司不以聞詔罪之并降散官一等  
是月滿濟勒噶台卒滿濟勒噶台所至不以察察爲  
明赫赫爲威僚屬各效其勤至于事功旣成未嘗以爲  
己出也以仁宗寵遇之淡忘日必先百官詣原廟致敬  
或一食一果之美必持獻廟中至是卒於甘肅帝念托  
克托勲勞召還京師 十二月庚午以中書左丞相多  
爾濟爲右丞相平章政事秦費音爲左丞相先是多爾  
濟請于帝曰臣藉先臣之蔭早襲國王昧於國家之理  
今備位宰相非得泰費音不足與共事至是遂拜泰費  
音左丞相多爾濟爲右丞相多爾濟爲人寬洪有度畱

守司行致賀禮其物先陳鴻禧觀將饋二相多爾濟家臣察知物有豐殺其致左相者特豐家臣具白其事請卻之多爾濟曰彼縱不送我亦又何怪即命受之時順江酋長樂孫求內附請立宣撫司及置郡縣一十三處省臣將許之右司都事歸暘曰古人有言曰鞭雖長不及馬腹使郡縣果設有事不救則孤來附之意救之則疲中國以事外夷所謂獲虛名而受實禍也與左丞呂思誠抗辨甚力泰費音問其策安出暘曰其酋長可授宣撫勿責其貢賦使者賜以金帛遣歸足矣卒從暘言京師苦寒有丐訴丞相馬前者丞相索皮服予之仍核

在官所藏皮服之數將悉給貧民暘曰宰相當以廣濟天下爲心皮服能幾何而欲給之耶莫若錄飢寒者賑之丞相悟而止多爾濟爲相務存大體而泰費音則兼理庶務一時政權頗出於泰費音趨附者衆多爾濟處之凝然不與較然泰費音亦能推讓盡禮中外皆號爲賢相云 丙子以連年水旱民多失業選臺閣名臣二十六人出爲守令許以民間利害實封呈省參知政事魏中立言于帝曰必欲得賢守無如參議韓鏞者帝乃特書鏞姓名授饒州路總管饒俗尚鬼有覺山廟者能禍福人盜將行劫必往卜之鏞至即撤其祠宇沈士偶

人於江凡境內淫祠皆毀之人初大駭已而皆歎服鏞乃選民俊秀入學求尊宿有學行爲五經師朔望幅巾淡衣謁先聖每月課試以示勸勉由是人人自勵于學鏞居官自奉澹泊僚屬化之先是朝使至外郡者所奉一不厭其欲還即騰謗于朝其使饒者鏞延見郡舍中供以糲飯還終無後言尋有旨以織幣脆薄遣使咨行省臣及諸郡長吏獨鏞無預焉丙戌中書省建議以河南盜賊出入無常宜分撥達勒達軍與揚州舊軍于河南水陸關隘戍守東至徐邳北至夾馬營遇賊掩捕從之湖廣行省右丞實保旣爲猺賊所害其子實迪

方爲中書掾請奔喪丞相以實迪有兄弟不許歸暘曰孝者人子之同情以其有兄弟而沮其請非所以孝治天下也乃許之是月陝西行御史臺臣劾奏博爾濟布哈乃逆臣之親子不可居太保之職不報是冬衛輝路天鼓鳴是歲隆福宮三皇后鴻吉哩氏薨鄱陽朱公遷以遺逸徵至京師授翰林直學士每勸帝親賢遠姦抑豪強省冗費修德恤民庶天意可回民志可定不然恐國家之憂近在旦夕帝嘉納之當國者惡其切直不能容公遷亦力辭章七上乃出爲金華路學正至正八年春正月戊戌朔命額森特穆爾

舊倫也先帖木兒今改



知樞密院事 丁未享於太廟 辛亥黃河決遷濟寧  
 路於濟州 詔各官府諳練事務之人毋得遷調 詔  
 翰林國史院纂修后妃功臣列傳學士承旨張起巖學  
 士楊宗瑞侍講學士黃潛為總裁官左丞相泰費音左  
 丞呂思誠領其事 是月詔給銅虎符以宮尉鄂哲勒  
 布哈貴赤衛副指揮使壽山監湖廣軍命湖廣行省右  
 丞圖齊湖廣宣慰都元帥鄂勒哲特穆爾討莫磐洞諸  
 蠻斬首數百級其餘二十餘洞縛其洞酋楊鹿五赴京  
 師 二月命皇子阿裕實哩達喇舊作凌猷識  
理達臘今改習讀輝  
 和爾文字 甲申以宣政院使桑節舊作星  
吉今改為江南行

臺御史大夫時承平日久內外方以觀望為政桑節獨  
 持風裁御史行部必飭厲而遣之湖東簽事三寶珠性  
 廉介所至搏貪猾無所貸御史有以私請者拒不納則  
 誣以事劾之章至桑節怒曰若人之廉誰不知之乃敢  
 為是言耶即奏杖御史而白其誣執政者惡之移湖廣  
 行省平章政事湖廣地連江北威順王歲嘗出獵民病  
 之又起廣樂園多萃名倡巨賈以網大利有司莫敢忤  
 桑節至謁王王闔中門啓左扉召以入桑節引繩牀坐  
 王中門而言曰吾受天子命來佷牧非王私臣也焉得  
 由不正之道入乎聞者入告王王命啓中門桑節入責

王曰王帝室之懿親古之所謂伯父叔父者也今德音不聞而騁獵宣淫賈怨于下恐非所以自貽多福也王急握桑節手謝之爲悉罷其所爲有胡僧曰小住持者服三品服恃寵橫甚數以事陵轢官府桑節掩捕之得妻妾女樂婦女十有八人獄具罪而籍之由是豪強斂手桑節河西人也 是月以前奉使宣撫賈惟貞稱職特授永平路總管會歲饑惟貞請降鈔四萬餘錠賑之 詔濟寧鄆城立行都水監以工部郎中賈魯爲之魯高平人也 三月丁酉詔以東帛旌守令之廉勤者 遼東索和努反論稱大金子孫命將討擒之 壬寅土

番盜起有司請不拘資級委員討之 福建盜起地遠難於討捕詔汀漳二州立分元帥府轄之 癸卯帝親試進士二十有八人賜阿嚕輝特穆爾王宗哲等及第出身 己酉湖廣行省遣使獻石壁洞蠻捷 辛酉遼陽烏延達嚕歡妄稱大金子孫受玉帝符文倫亂官軍討斬之 壬戌六條政類書成 是月徭賊吳天保復寇沅州 夏四月辛未河間等路以連年河決水旱相仍戶口消耗乞減鹽額詔從之 乙亥帝幸國子學賜衍聖公銀印升秩從二品 定弟子員出身及奔卷省親等法 詔守令選立社長專一勸課農桑 詔京官

三品以上歲舉守令一人守令到任三月亦舉一人自代平江松江水災給海運糧十萬石賑之丁丑遼陽董哈喇倫亂鎮撫奇徹討擒之己卯海寧州沐陽縣等處盜起遣翰林學士圖沁布哈討之是月帝如上都命托克托爲太傅提調宮傅綜理東宮之事湖廣平章巴延引兵捕土寇莫五萬蠻雷等已而廣西峒賊乘隙入寇巴延退走五月丁酉朔大霖雨京城崩庚子廣西山崩水湧灘江溢平地水深二丈餘屋宇人畜漂沒乙卯錢塘江潮比之八月中高數丈沿江民皆遷居以避之己未奎章閣侍書學士致仕虞

集卒集從吳澄游授受具有原委性孝友撫庶弟嫁孤妹恩義備至當權門赫奕未嘗有所附麗集議中書正言讜論多見容受屢以片言解疑誤出人于濱死亦不以爲德也是月永嘉大風海舟吹上平陸二三十里死者千數六月丙戌立司天臺于上都己丑中興路松滋縣驟雨水暴漲平地深丈有五尺漂沒六十餘里死者一千五百人是月山東大水民饑賑之秋七月丙申朔日有食之乙巳享於太廟壬子量移竄徙官於近地安置死者聽歸葬乙卯遣使祭曲阜孔子廟以江州總管劉恆有政績擢山東宣慰使

八月帝至自上都 冬十月丁亥廣西蠻掠道州 十一月辛亥猺賊吳天保率眾六萬掠全州 是歲設分元帥府于沂州以邁博齊為元帥備山東寇 禮部郎中成遵奉使山東淮北察守令賢否得循良者九人貪懦者二十一人奏之九人者賜上尊幣帛仍加顯擢其二十一人悉黜之 台州黃巖民方國珍攷異輟耕錄諸書或作方谷真或作谷珍入海為亂國珍世以販鹽浮海為業時今從元明二史 有蔡亂頭者行剽海上有司發兵捕之國珍怨家告其通寇國珍殺怨家遂與兄國璋弟國瑛國珉入海攷異元史台哈布哈傳云方國珍為蔡亂頭王伏之讎逼遂入海為亂明史方國珍傳祇書蔡亂頭剽海上今從之

有司不明受人誣訴以致激變遂致巨盜可制

聚眾數千人劫掠漕運執海道千戶德流干實事聞詔江浙參政多爾濟巴勒總舟師捕之追至福州五虎門國珍知事危焚舟將遁官軍自相驚潰多爾濟巴勒遂被執國珍迫其上招降之狀朝議授國珍定國尉攷異元史台哈布哈傳云國珍兄弟皆授之以官按國珍初降其兄弟未嘗皆授官也今從明史 將治多爾濟巴勒之罪樞密參議歸暘曰將臣失利罪之固當然所部皆北方步騎不習水戰是驅之死地耳宐募海濱之民習水利者擒之今國珍遣人請降決不可許國珍已敗我王師又拘我王臣力屈而來非真降也必討之以示四方朝廷方事姑息卒從其請國珍竟不冝赴勢

益猖獗帝遣禮部尚書台哈布哈察實以聞台哈布哈  
既得其狀遂上招捕之策不聽 監察御史張楨言明  
埒棟阿額爾佳伊魯布哈皆陛下不共戴天之仇巴延  
賊殺宗室嘉王郟王一十六口法當族誅而其子孫兄  
弟尚皆仕于朝宜急行誅竄右丞相博爾濟布哈阿附  
權姦亦宜遠貶今災異迭見盜賊蜂起海寇敢于要君  
閫帥敢于玩寇若不振舉恐有唐末藩鎮噬臍之禍奏  
上徽政院使高隴布力爲博爾濟布哈解帝乃出御史  
大夫額琳沁巴勒爲江浙左丞相中丞餘皆辭職詔復  
加博爾濟布哈太保於是兩臺各道言章交至博爾濟  
布哈益不自安尋謫居渤海縣 監察御史李泌上言  
世祖誓不與高麗共事陛下踐世祖之位何忍忘世祖  
之言乃以高麗奇氏爲皇后今河決地震盜賊滋蔓皆  
陰盛陽微之象請仍降爲妃庶幾三辰奠位災異可息  
不聽

至正九年春正月丁酉享於太廟 癸卯立山東河南  
等處行都水監專治河患 乙巳廣西徭賊復陷道州  
萬戶鄭均擊走之 三月丁酉填河淺澁以軍士民夫  
各一萬濬之 是月黃河北潰 膠州大饑人相食  
徭賊吳天保復寇沅州 夏四月丁卯享於太廟 丁

丑知樞密院事奇徹台為中書平章政事己卯以燕南廉訪使韓元善為中書左丞 是月帝如上都 五月丙辰定守令督攝之法路督攝府府督攝州州督攝縣 是月白茅河東注沛縣遂成巨浸詔修金隄民夫日給鈔三貫 蜀江大溢浸漢陽城民大饑 六月丙子刻小玉印以至正珍祕為文凡祕書監所掌書盡以識之 秋七月庚寅監察御史沃勒海壽舊倫翰勒海壽今改劾奏殿中侍御史哈瑪爾舊倫哈麻今改及其弟舒蘇舊倫雪雪今改罪惡御史大夫韓吉納舊倫韓嘉納今改以聞哈瑪爾者寧宗乳母之子也與舒蘇早備宿衛帝淡眷寵之而哈瑪爾有口

才尤為帝褻幸累官殿中侍御史舒蘇亦累官集賢學士帝每即內殿與哈瑪爾以雙陸為戲一日哈瑪爾服新衣侍側帝方啜茶嘆茶於其衣哈瑪爾視帝曰天子固當如是耶帝一笑而已其被愛幸無與為比由是哈瑪爾聲勢日盛自藩王戚里皆賂遺之至正初托克托為丞相其弟額森特穆爾為御史大夫哈瑪爾日趨附其兄弟之門會托克托去相位而博爾濟布哈為丞相與托克托有舊怨欲中傷之哈瑪爾每於帝前營護故得免初博爾濟布哈與泰費音韓吉納圖們岱爾等情好甚密及博爾濟布哈罷泰費音韓吉納乃謀黜哈瑪

爾諷御史劾奏之其小罪則受宣讓王等馳馬諸物其  
大者則設帳房于御幄之後無君臣之分又恃以提調  
寧徽寺為名出入托果斯舊作脫忽思今改皇后宮犯分之罪  
尤大寧徽寺者掌托果斯皇后錢糧托果斯皇后帝庶  
母也哈瑪爾知御史有所言先于帝前析其非罪事皆  
泰費音韓吉納所摭拾及韓吉納以御史所言奏帝大  
怒斥弗納明日章再上帝不得已僅奪哈瑪爾舒蘇官  
居之草地而沃埒海壽出為陝西廉訪副使于是泰費  
音罷為翰林學士承旨韓吉納為宣政院使王辰詔  
皇太子阿裕實哩達喇習學漢人文字以翰林學士李

好文兼諭德歸暘為贊善好文力辭上書宰相曰三代  
帝王莫不以教世子為先務蓋帝王之治本于道聖賢  
之道存于經而傳經期于明道出治在于為學關係至  
重要在得人自非德堪範模則不足以輔成德性非學  
臻闡奧則不足以啓迪聰明宜求道德之鴻儒仰成國  
家之盛事好文天資本下人望素輕草野之習久與性  
成章句之學寢以事廢驟以重託負荷誠難必別加選  
掄庶幾國家有得人之助而好文免妨賢之譏丞相以  
其書聞帝嘉歎之而不允其辭好文言欲求二帝三王  
之道必由于孔氏其書則孝經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乃

摘其要略釋以經義又取史傳及先儒論說有關治體而協經旨者加以已見倣真德秀大學衍義之例爲書十一卷名曰端本堂經訓要義奉表以進帝師聞之言于奇皇后曰向者太子學佛法頓覺開悟今乃使習孔子之教恐壞太子真性后曰吾雖居深宮不明道德嘗聞自古及今治天下者須用孔子之道舍之他求即爲異端佛法雖好乃餘事耳不可以治天下安得使太子不讀書耶 甲午以額森特穆爾爲御史大夫 乙未以湖廣行省左丞相額琳沁巴勒知樞密院事 甲寅以巴延爲集賢大學士 乙卯右丞相多爾濟罷依前

爲國王 是月大霖雨水沿高唐州城江漢溢漂沒民居禾稼歸德府霖雨浹旬 閏月辛酉以太傅托克托復爲中書右丞相出韓吉納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初托克托自甘州還上都將復相中書參議趙期頤員外郎李稷謁翰林直學士兼贊善歸暘私第致托克托之命屬草詔暘辭曰丞相將爲伊周事業入相之詔當命詞臣視章今屬筆于暘恐累丞相之賢也期頤曰若上命爲之柰何暘曰事理非順亦當固辭期頤知不可屈乃已 庚午以額爾克達嚕噶齊綽斯戩爲中書右丞 辛巳詔赦湖南徭賊註誤者 初滿濟勒噶台卒



泰費音請令托克托歸葬左右以為難泰費音為之固請托克托得還且拜太傅然不知泰費音之有德於已也因汝中柏讒間成隙欲中傷之是時中書參知政事孔思立等皆一時名人泰費音所拔用者悉誣以罪黜去泰費音既罷又誣劾之而竝論其子額森呼圖不宐僭娶宗室女托克托之母聞之謂托克托兄弟曰泰費音好人也何害於汝而欲去之汝兄弟若違吾言非吾子也侍御史薩瑪特揚言于朝曰御史欲害正人壞臺綱如天下後世何即臥病不起故吏田復勸泰費音自殺泰費音曰吾無罪當聽於天若自殺則誠有慊矣遂

還奉元杜門謝客以書史自娛托克托以哈瑪爾嘗為己營護淡德之遂援引哈瑪爾復為同知樞密院事八月甲辰以巴延為中書平章政事是月帝至自上都九月甲子詔凡建言中外利害者委官選其可行之事以聞丙子中書平章政事定珠以病辭職不許是月遣御史中丞李獻代祀河瀆冬十月辛卯享於太廟丁酉皇太子入端本堂肄業攷異王忠文集有端本堂頌言皇子於十一月九日始就學今從元史命托克托雅克布哈領其事端本堂虛中坐以俟至尊臨幸太子與師傅分東西向坐授書其下僚屬以次列坐從歸賜議也詔以李好文所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  
進經訓要義付端本堂令太子習焉好文又集歷代帝王故事總百有六篇一曰聖慧如漢孝昭後漢明帝幼敏之類二曰孝友如舜文王唐元宗友愛之類三曰恭儉如漢文帝卻千里馬罷露臺之類四曰聖學如殷宗緝學及陳隋諸君不善學之類以爲太子問安餘暇之助又取古史自三皇迄金宋歷代授受國祚久速治亂興廢爲書名曰大寶錄又取前代帝王是非善惡之所當法戒者爲書名曰大寶龜鑑皆錄以進復上書曰殿下以臣所進諸書參之貞觀政要大學衍義等篇果能一一推而行之則太平之治不難致矣 十一月戊午

朔日有食之 托果斯皇后以沃埒海壽之言侵已泣訴于帝帝怒乃奪沃埒海壽官屏歸田里禁錮之并誣韓吉納賊罪杖流紐爾干以死而圖們岱爾自中書右丞出爲四川右丞亦誣以罪追至中道殺之 十二月丁未猺賊吳天保陷辰州 是歲詔汰冗官均俸祿賜致仕官及高年帛 漕運使賈魯建言便益二十餘事從其八事其一曰京畿和糴二曰優恤漕司舊領漕戶三曰接運委官四曰通州總治預定委官五曰船戶困于埧夫海糧壞于埧戶六曰疏濬運河七曰臨清運糧萬戶府當隸漕司八曰宜以宣中船戶付本司節制

冀寧平遙等縣曹七七反命刑部郎中已克什兵馬指揮錫布罕討平之。沅靖柳桂等路徭獠竊發朝廷以溪洞險阻下詔招諭之湖廣行省平章達實特穆爾謂寇情不可料請置三分省一治靜江一治沅靖一治柳桂以左右丞參政兵鎮其地罷靖州路總管府改立靖州軍民安撫司設萬戶府益以戍兵從之達實特穆爾特穆爾達實之弟也。

至正十年春正月丙辰朔以中書右丞綽斯戩爲平章政事。甲戌隕石棣州色黑中微有金星先有聲自西北來至州北二十里乃隕。是月前太保中書右丞相

博爾濟布哈卒于渤海縣。三月奉化州山石裂有禽鳥山川人物之形。是春彰德大寒近清明節雨雪三尺民多凍餒死。夏四月丁酉赦天下。是月帝如上都。五月右丞相托克托居母憂帝遣近臣諭之俾出理庶務于是托克托用烏庫遜良楨龔伯璲汝中柏拜特穆爾等爲僚屬皆委以腹心之寄小大之事皆與之謀事行而羣臣不知也。六月壬子有星大如月入北斗震聲若雷三日復還。甲子寧州大雨山崩。丙寅上高縣蒙山崩。八月帝至自上都。九月辛酉祭三皇如祭孔子禮先是歲祀以醫官行事江西廉訪使文

殊訥建言禮有未備乃敕工部具祭器江浙行省造雅樂太常定儀式翰林撰樂章至是用之 庚午命樞密院以軍士五百修築白河隄 壬午右丞相托克托以吏部選格條目繁多莫適據依銓選者得以高下之請編類爲成書從之 冬十月乙酉安溪縣後山鳴 乙未托克托欲更鈔法乃集省臺兩院共議之先是左司都事武祺以鈔法不行請如舊凡合支名目於總庫轉支從之至是與吏部尚書偃哲篤俱欲迎合丞相意請以楮幣鈔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鈔爲母而錢爲子眾皆唯唯不敢出一語中書左丞兼國子祭酒呂思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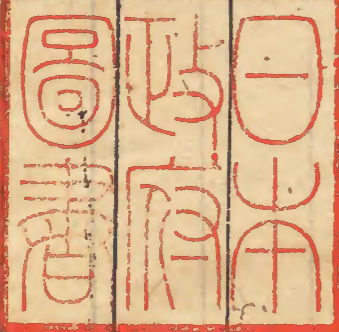
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 上料爲母下料爲子譬如達勒達人乞養漢人爲子是終爲漢人之子而已豈有以故紙爲母而以銅錢爲過房兒子者乎思誠又曰錢鈔用法以虛換實其致一也今歷代錢與至正錢中統鈔至元鈔交鈔分爲五項慮下民知之藏其貫而棄其虛恐不爲國家利偃哲篤曰至元鈔多僞故更之思誠曰至元鈔非僞人爲僞爾交鈔若出亦有爲僞者矣且至元鈔人猶識之交鈔人未之識僞將滋多偃哲篤曰錢鈔兼行何如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何者爲母何者爲子汝不通古今徒以口舌取媚大臣可乎偃哲篤怒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  
日我等策既不可行公有何策思誠曰我有三字策曰行不得行不得又曰丞相勿聽此言如向日開金口河成則歸功汝等不成則歸罪丞相矣托克托見思誠之言直狐疑未決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曰呂祭酒之言亦有是者但不當在廊廟上大聲厲色耳御史劾思誠狂妄左遷湖廣行省左丞遂定更鈔之議以中統交鈔一貫省權銅錢一千文準至元寶鈔二貫仍鑄至正通寶錢與歷代錢並用以實鈔法行之未久物價騰踊至逾十倍及兵興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者皆不行國用由是大乏是月南陽大名東平濟南

徐州各立兵馬指揮司以捕上馬賊時南陽路總管莊文昭言本郡鴉路有上馬賊百十為羣突入富家計其家貲邀求金銀為撒花或劫州縣官庫取輕資約束裝載畢拘妓女置酒高會三日乃上馬去州郡無武備無如之何於是始命立兵馬分司五處然終不能禁十一月壬子朔日有食之辛酉罷遼陽濱海民煎熬野鹽是月三星隕於耀州化為石如斧形削之有屑擊之有聲十二月壬午朔修大都城右丞相托克托慨然有志于事功時河決五年不能塞方數千里民被其患托克托請躬任其事帝嘉納之辛卯以大司農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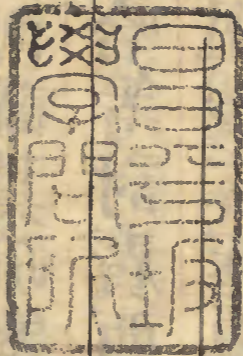
嚙等兼領都水監集羣臣議黃河便益事言人人殊唯都漕運使賈魯昌言必當治先是魯嘗為山東道奉使宣撫首領官循行被水郡邑具得修捍成策後又為都水使者奉旨詣河上相視驗狀為圖以二策進獻一議修築北隄以制橫潰其用功省一議疏塞竝舉挽河東行使復故道其功費甚大至是復以二策進取其後策且以其事屬魯魯固辭托克托曰此事非子不可乃入奏大稱旨托克托出告羣臣曰皇帝方憂下民為大臣者職當分憂然事有難為猶疾有難治自古河患即難治之疾也今我必欲去其疾而人人異論何也然廷議

終莫能決帝乃命工部尚書成遵偕大司農圖嚙行視河議具疏塞之方以聞命前同知樞密院事布延布哈等討廣西徭賊方國珍復叛己酉寇溫州是冬溫暖霹靂暴雨時行衢饒處等處雨黑黍內白如粉草木皆萌芽吐花大雪而雷電是歲京師麗正門樓上忽有人妄言災禍鞠問之自稱薊州人已而不知所往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九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

文化甲子

